

會西女
酉

憲宗朝
丁未

為

伊6
4078
72-10



伊弉
4078
卷 12-10

觀報畧記卷之十三

丁未



正月歲謁動駕○傳曰貢市堂上年貢市人入侍○

王太后殿洽滿四旬稱慶陳賀領教藝提徐英○傳

曰月正元日綽儀誕舉予小子頌祝之忱曷有其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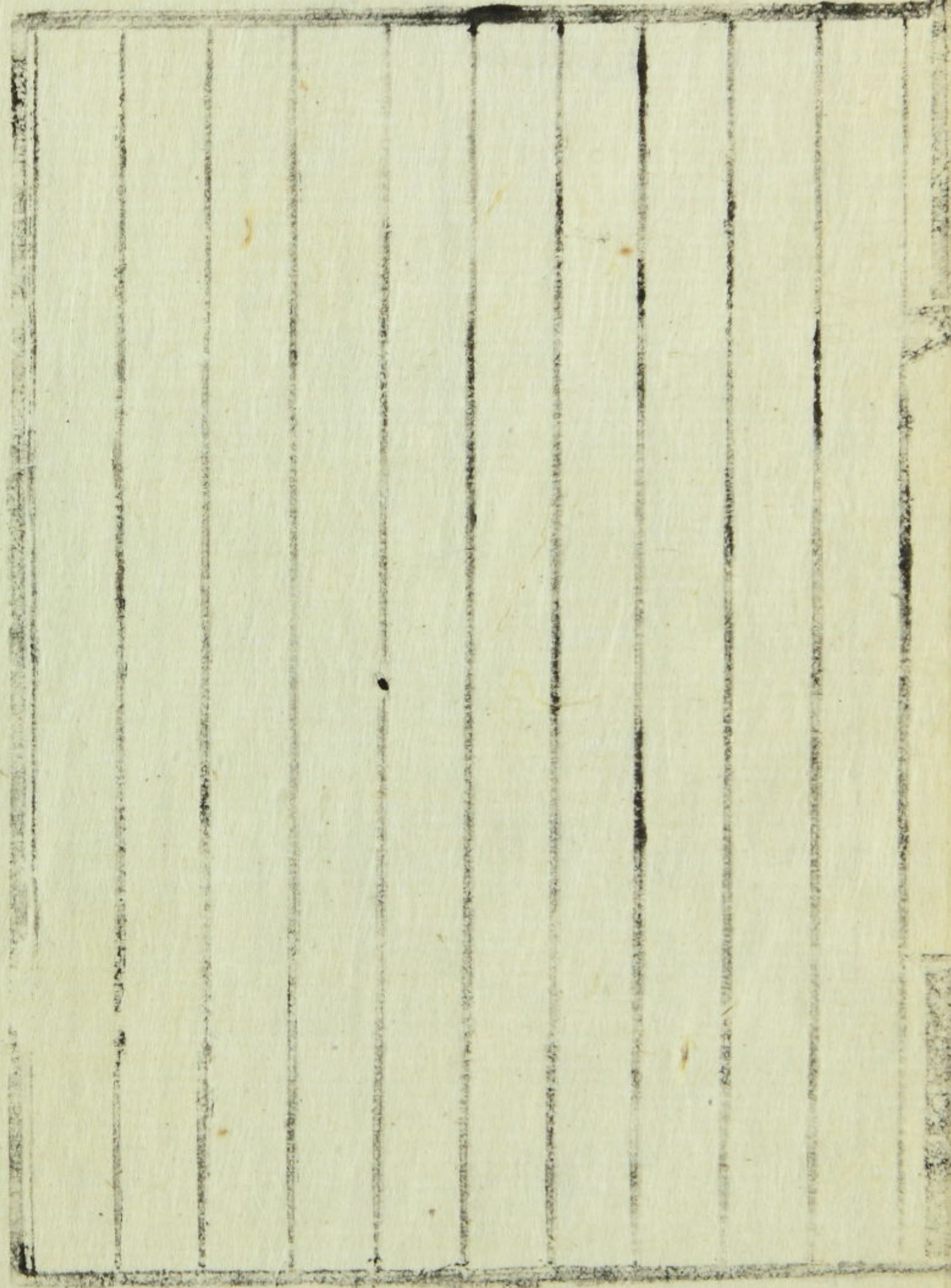
仰軀慈殿撫謙之德雖未能備禮識喜亦豈無廣慶

之道貢人舊遺在三千石市民徭役限一年洋人懸

房贖限十日諸道舊還最久條限五万石並特令蕩

減事令廟堂行會○勸農綸音知申趙鳳○傳曰禮

房承旨洪鍾對舉承旨李源並加賞○以進賀時別



單宣箋官沈澍淳宣教官李裕元各半熟馬一匹賜
給左通礼金基周右通礼睦用錫並加資○有政大
凌尹尚圭工判李惟秀加正憲汝軍都鴻慶李義茂
同敦李義斗今加嘉義前收使趙雲明加通政以上
朝官年八十依式加資○親臨餽饋○傳曰承旨嗣
代訓鍊都正李能權除授仍即牌抬察任○以右捕
將李能權代望傳曰仍任○副提管望尹致定添書
落忘○傳曰副果金炳濩今日政案賊擬入使之明
日祭班○親行徵定殿春享大祭傳曰躬行殿享懷
事如新亞終獻官各內下帝皮一令賜給發礼內下

鹿皮一領賜依典祀官以下諸執事並見馬一匹賜
給亞獻右相朴暉奉終獻南寧尹宜善發礼二判金
蕭淳執礼李裕元執尊轄啓海大祝洪淳稭祝史
趙然呂齋○傳曰吏判嗣代兵判徐憲淳除授○兵
判前望朴岐壽落忘○有政以曹錫亨為吏議大凌
尹尚圭加崇祿前虞候李呂潤加折衝文武科回科
人依式加資○有政以韓鎮庭為吏參李根友為吏
議○尾署提調望尹宜善添入落忘○次對右相朴
晦耆奏曰位著近頗苟艱而踐歷地望可合進用者
亦多吏參金英淳行汝成遂點大憲李景在正卿陞
擢左副承旨徐憲淳吏議曹錫亨左承旨尹定鉉前

承旨任百經汝軍洪祐順亞卿權何如上曰依為
之又奏曰朝廷官方之慎重不以大小有間今番臘
政司道承主簿張俊泓以訓練州知府奉陞差而聞其
來歷曾經院隸者也近來國綱雖曰掃地敢以皂隸
之賤圖點正職已是無歲濫越事未前有而况報仕
之際私相買賣云此非特濫越而已乃之嚴然不可
仍置罔勿施移法司照法嚴勘以該院言之慢不
致察無難徑報敢曰不知極涉乖謬當訪訓練都正
基全捧現告施以罷職之典何如上曰今聞所奏官
方之淆雜已無可言而名分之凌夷尤極駭痛似此

之類如不加倍嚴懲則何以振紀綱乎出付秋曹嚴
刑遠配報仕之私相買賣亦閑後獎嚴加查出一所
嚴懲當訪訓練都正令該府拿向嚴勘雖以銓書云
之大有不審之失當該吏判洪敬施送重推考○傳
曰瓦署提調尹宜善典牲提調朴永元相授○人日
製居首生員尹致英直赴殿試○回榜老人入侍傳
曰此重臣以正廟朝侍從年滿八臺回榜文科甚盛
也豈可無示意之舉上該尹尚書令該曹判中樞加
設口傳筆付○欽敦燦洪在龍以戎垣乞解疏卷曰
卿息寧病既如此所請依施○以李惟秀為訓將○

傳曰總制使嗣代吏判徐憲淳除授○傳曰即見北
伯吉州罷黜伏啓則措辭甚為碍眼此路一開必致
後契當誘道臣煥是姑先推考

二月執行景慕宏孝子大孫○有政以領府事趙寅
永為寶鑑纂輯廳按裁官趙秉鑑金蘭淳金與根朴
永元李若愚金東健趙斗淳徐箕淳為堂上沈熙淳
李裕元李宜爽韓啓源洪祐健鄭翊朝趙然呂沈宜
冕朴承輝洪淳稱為節廳○傳曰當詣仁陵親祭因
詣長陵展湯美日字以今日念向擇入○傳曰今番
幸行時諸般儀節一依奉城時例為之○傳曰左副

承旨許進朴錫壽除授○以幸行時隨駕服色收議
判府鄭元容權敦仁金道喜右相朴晦軒判判朴永
元奉判趙秉俊徐載淳漢同○傳曰大臣之議如此
後幸行時自上服色臣注依奉幸例為之○傳曰
文衡會圖為之○文衡會圖五點趙秉鑑落點金與根朴
元○傳曰即聞別監輩與捕校相聞之端擱入捕雁
傳打捕校云渠輩俱以振勇前後申飭之下如是起
鬧極為无嚴首倡兩漢出付秋曹刑配以捕校言之
乃敢弄衆褻戲毆打振勇苟有一分嚴憚之心焉敢
乃爾如不痛懲則後契難言亦令秋曹嚴加查出并

嚴刑二次遠地定配○有政以洪義錫為全監○次對右相朴晦劾奏曰即見完伯收啓則枚乘瑤島前郡守宋相保南桃浦万户朴慶煨牒呈以為大卞島留住漂船守置時下島隊長朴小同以離次之罪該万户棍汝七度後因病物故而其族黨八名持杖突入犯手鎮將粹曳頭髻惟意毆傷並與官屬而恣行打破滅一度恠作挈諸漢捉囚嚴覈分首送吏為登聞訃料而其首犯當置一律不敢擅斷法令廟堂重處矣國綱雖甚解弛民俗雖甚頑蠢似此度恠前所罕有大明律決罰不如法奈云有司管軍因公事

若於人臂腿受刑去處依法決杖邂逅致死勿論今此南桃浦万户即朝廷命官設有所失不可手犯而本無違法之失適因病斃之故則以其鎮屬之族黨粹曳本部之鎮將以至於毆傷之境不但凌犯大関紀律此若不用大懲初之律不知將來又有幾處南桃之度使之即速嚴覈分其首送收聞該重處之地而道臣之請曰未覈之前這請一律之當否有違格例未免徑庭當該道臣在時推考何如上曰依為之此是大度恠也鎮將亦朝廷之官則本部鎮屬之蔑法凌犯極為痛惋依兩奏待覈啓按律處斷之地可

也○傳曰宗親府有司堂上望擬入以與宣君是應
為有司堂上○親行畢祐宮酌獻禮傳曰是年是日
即入官曰甲也酌獻禮成感懷深切豈可無進奉示
意之舉故志獻公朴準源內外祠板遣承旨致祭○
傳曰酌獻禮時贊禮內下大鹿皮一領賜給執禮執
尊大祝並加資諸執事並各上弦弓一張賜給贊禮
朴永
元執禮李裕元執尊
轉給源大祝沈熙淳○傳曰禮房承旨加資金洙根
加嘉義
○春到講進士宣問周製進士金炳業并直赴殿試
○傳曰直赴金炳業賜樂○傳曰今番幸行時交坡
高三邑儒武當於二十二日坡館試兩矣先以此分

付畿仙○日次殿講生貞鄭漢源直赴殿試○有政
以金洙根為忠監○仁陵執祭長陵展謁○三邑儒
生應製切孝李杓直赴殿試○政院啓曰玉邑儒生
應製入格中有未準三式及無藉冒赴者前後申飭
果何如而士習之若是無嚴杜為妨並原榜更付
標以入而冒赴儒生不可仍直並為核去今海府依
本律處之何如傳曰允○副該洪永圭因試牌情勢
既若曰前後昭浙何如而又復為引此何分義乎爾
則罷職○親臨度科庭試取趙雲卿等 人○傳
曰清原之家今有科拜豈勝長幸新及茅金元植賜

樂清原府院君內外祠板遣承旨致祭○傳曰金炳
箕應榜矣為其家甚幸永安府院君青陽府夫人祠
板遣承旨致祭○傳曰新及第金炳德尹致英並賜
樂○有政以金公鉉為慶監○以今番庭試冒錄武
科查實事傳曰科場事休何中慎重臨殿親試尤當
謹嚴而渠輩俱以近侍傳命之人乃敢無難犯科作
奸於帳前試冊現露於行查之下此与臺下舉行冒
法圖奸之類尤有別焉無嚴無憚莫此為甚如不加
倍嚴懲則其何以杜後弊而慰武士乎當坊宣傳官
許燦李敏棟吳宅善申桓並為先汰去令該府各別

嚴勸在囚武士所當嚴處而遠道鄉曲之人不足深
責特為曉諭放送未投之類不必發閔推投亦為安
徐可也○纂輯廳啓曰考校即廳趙然昌都廳差下
洪祐健洪淳穉俱有實故今姑減下其外亦多闕負
朴耒万沈承澤俞致崇金世鎬李教英并即廳差下
使之察任何如傳曰允又啓曰謹考辛巳乙例堂上
印廳并兼春秋之卿仍令無時肅拜矣今乙依此施
行何如傳曰允○傳曰判府鄭元容大提學趙秉鉉
並宜鑑校正差下○統巡察過之行因盛京咨文以
特放江界府使李經戶部宣州牧使一李熙兵部借卿

使之舉行

出送教

三月以假注書四次改注傳曰注望申飭何如而如是遲滯此何舉行乎當請擬望之注書翰堂罷職○傳曰瑞慈望今十五日當春始執臨等語房知悉○以司謁口傳下教曰江界越過欽差大臣之出來與常時察過之行有異在其款接優待之道宜有別般示意之來也以西倭借御迎候且其欽差兩員俱是年前勅使也若以道內文堂上守令差定假承旨奉御帖賚禮物以為勞向則忍公事能諸大臣知遺史官問訊以來判府鄭元容權敦仁金道喜右改朴

晦壽以同傳曰諸大臣之誤實符予意依此來行凡係札單參互贈勅時例別加致款以示優待之意御帖賚奉之節別定宣傳官使之傳及於假承旨更亦令捧送幹事首詳過江与否先期通及無至失儀事並令廟堂另加飭諭○現象監提調前望趙秉駿添書落点○軍兵判朴岐壽辭疏通○兵判前望金左根落点○傳曰欽差大臣与將軍侍郎之行已有贈給之磨鍊而跟役從者之多寡幾許雜難料度亦不可無犒饗之來令廟堂爛加商確知委該道使之優按付辦以示款待之意○親臨為春始行瑞慈始○

親行奉室行礼叶九○傳曰別軍賊李能權李圭徹
李熙昇並減下內桑李光鉉宣傳官李鶴周李奎運
閑良李教昂差下○以英陵補土別單傳曰堂上呂
州牧使宋持養加資○親齋摘文院○傳曰清齋法
意何等謹嚴向未处分又復何如而今日諸執事之
不為出齋現頃於摘奸者多苟有一分忌憚焉敢乃
爾當該諸執事並過享後令該府拿問嚴勸○冬至
兼耐恩正使金賢根副使朴容蔚書狀官宋柱猷復
命○有政以李公翼為吏议
四月親行宗廟夏享大祭○永禧殿展謁儲慶宮展

拜○刑曹啓目即接總衛營文移則本營軍金順得
毆打禁隸輩查實粘目判下內本營軍兵即宿衛親
兵也与他自別而今此禁隸所為万々痛惡初死可
詰之端而無難得打渠輩此頑悖之類苟有一分畏
憚之心安敢乃爾不可尋常處之首犯兩漢嚴棍十五
後出付秋曹嚴刑二次絕島定配其餘四漢各嚴棍十五
度亦付秋曹嚴刑遠配為祿鄭哲欽及渠之所供雖死犯
手云而亦奉其時則必死不涉之理与上項諸漢然有間焉
嚴棍十五度懲勵放送○親臨春塘臺西北別付料試射
兼行端慈培頒賞○傳曰近來雜類之聚黨作孽常所痛

禁而今番備隸之政打掖屬者初無可聞之端乃敢從恣橫
逸致此推上之境究厥所為乃痛惋首唱之備隸三漢遠
惡島減死為奴其餘隨從分輕重嚴繩雖以掖隸言之妓
家作夫禁飭截嚴則又復冒犯有此苟藤亦極無嚴自本曹
嚴杖懲放○備過司以任百徑為灣尹韓啓源為萊伯○
備過司啓曰新除授東萊府尹韓啓源以其親病呈狀乞
改差何如傳曰允○備過司以趙徽林為萊伯○傳曰即見
堂下文臣朔試射單子以在外恐煩者甚多此何因綱手杜為
駭然元在外並捧現告拿處當該試官從重推考○以宣傳
官鄭克鈺巴羅被投事禁府草記批旨內近來朝官冒犯夜禁已

極駭然而此囚之身係宣傳官者無難犯禁因當勘律而十分寬宥
姑令兵判嚴棍十度懲勸放送○毓祥官正祐官宣禧官展拜
五月傳曰年前儒武與守令別薦間或收用而竟無
案效蒐羅人材之本意果安在哉况崇獎儒術大闢
世教之污隆小民命脉專係守令之治否而前後另
飭便將文具可勝新哉大政隔月選舉之方不宜端
循常例林下讀書劬躬為行之士令道伯居留之臣
勿拘前啣與儒生博採以聞文藻武廉明著績人亦
自廟堂收薦於諸備堂及曾經時任藩臣並與前薦
合抄啓下銓曹以為擇用之地○次對傳曰賊守

令之禁錮與決杖等事及逋吏之計石用律不容不
先示令申之意與諸備堂議定科条以為草記落
可也。傳曰江界越過欽差之行今已撤故矣指引
差負性來運輸之際亦多貽弊於色之民令廟堂
行會本道量宜蠲殺以示慰撫之意別遣譯官之無
弊後事殊極可尚並令該府草記施賞。傳曰前後
申飭何如而今日仕記懸病者多此何道理左右承
旨李源命即為牌招。行兵判金左根踪迹。以趙
秉鉉為其判。傳曰即見顯隆園餽餘因此而有一
番厘正者矣各凌園節享菓果每以乾物監封各於

祀廡造成也故大小厚薄在之不同屢飭竟無实效
事終終涉味然今若自太常先期煎送及時封進則
於享品必精在事面曰缺而祀典所係有難處爾令
太常收議於諸大臣本寺提舉禮堂一八。奉常都
提趙寅永右相朴晦壽奉提成遂點祀到金東健奉
判趙東駿奉議權用備議同傳曰諸議會同而都相
之論尤為切當甚合事終更制之初允宜務從精詳
克盡蠲潔自本寺成出事目永久遵或可也。傳曰
向未賓對酌酌專為民事也守令之犯用公物及法
鑿利剝削民產假托私貸之類設法不用每輕重則

象彼小民何以聊生所以有嚴立科條之議而即見
右相之劄以律文增減為慎爾亦無特其如此也立
國規模本尚忠厚列聖任澤決洽人心則今不可別
立苛刻之条而若王府之法文自在犯者之記律反
輕非但人不信法此何異於罔民而海盜也哉各互
本律期于無刑使彼無良不法之輩革心改面知戢
而罔犯則民困之幸莫過於此並与守令還徵逋吏
用律宣令廣詢而處之收議於時原任大臣諸備堂
曾經藩任令廟堂条列以聞。傳曰漢學文臣殿講
時纂輯即廳居 不入容有可恕之端禁推分拆。

右相朴晦劄曰臣於日前竄送伏承聖批善曰守
令之犯用公物行弄取利与假托私貸等故敢而犯
如有規覈則議處時以贓律施行決杖遠配所犯之
物墨徵於該守令以此著式施行可也繼伏奉送教
守令詐贓典禁錮決杖等事及逋吏計石用律不容
不先示令甲之意与汝有司議立科条以為草記略
下可也詳旨諄復息摯置出於微貪固本之方凡在
曠貽孰不讚頌臣退与諸有司爛商講確且詳看明
律与通編則詐贓諸条固已備載矣大抵自古微貪
之法嚴於盜逆蓋流毒生民必至亡國之故罪極極

律不少假貸律文此条未必不消詳嚴密惟在申明
振作之如何然而近來賦法之不嚴反不如他罪誠
以犯贓者未有不備四十貫以上者而本律至重有
難適議：照之時每準那移出納不枉法律以倚生
道法既不行人不信法自前有所贓更定之議謹稽
癸丑正廟朝至有詢問大臣之舉其時諸大臣皆以
屢百年令式之難於改定同辭獻議矣其時諸臣亦
非不念及於隨時制宜之道而其所難慎謹畏不敢
指一質對者豈不以金石科条關係至重不可硬定
低仰於其間乎况如臣庸淺之見且素昧律文自信

臆見妄議久遠之成憲曰輕曰重著之為式則臣之
不自揆量之罪反有甚於稽淹慢命之愆矣此臣所
以夙宵兢懼百千高度而終無可以稱塞之望矣且
以決杖言之守令之被論於道收繙互者其罪多是
幻弄挪移私貸而勘折則隨所犯之淺深而或領或
贖法非不舉也律非不嚴也今以此等罪過並不許
贖則被論守令之免此者幾何哉且真箇枉法之贓
更何以加焉非有惟窒碍難行之弊守令雖犯此科
按廉之地議澈之時果皆能一一遵法莫之矜憐耶
律文若重罪名隨輕亦不無其志耳臣以杖不收贖

其在懲勵之政恐不如收贖之為易行也而律例所
闕事跡甚重伏望更為詢議於諸大臣而裁處焉至
於所犯還徵勿論公私財其入已者之還徵法典所
在令無容更議浦吏千石以上用律及始浦與未茂
竟守令分致替徵已有故相臣金載瓚筵奏云依
此申明施行允合事宜矣臣朴伊日送中倉卒承教
未能剴析備奏送退之後亦未即明白條對由前由
後益增罪戾惶洵云々答曰卿之難慎於政定慮有
窒碍者謂枉法之律乎抑謂決杖之文乎法為天下
之平刑政甚大令收贖仰其安心諒之

六月知申前望金鼎集落點○傳曰湖西別薦中前
教官宋達洙以先正之孫屢除不就今又登剡其錫
躬寫行之案宜有優獎之舉今日政六品職繼擬入
○親行真殿茶礼日十八○傳曰前後申仿何如而今
日仕記懸病甚多此何道理知申外並下義禁府推
考左金景善左副徐有○傳曰飭已施矣昨日禁推
承旨分拆○慶監金公鉉狀啓左兵使尹喜豐多行
不經聽聞狼藉多歧廉採逐条盤覈則昨春移賢中
米五百石粗一千五百石全致兩用秋捧時米二千
石加枝作錢今春分給時稱以官區處米每石二兩

私自俵給雜枝贖錢以受還採懸錄還業又以官耗
及色落和雜虛較着充其加作与移貿取用之枝營
需米中一百五十石高佃執錢社還中精宰米挪移
充枝後以每石二兩減佃立本昨春丙科社追錄
六人捧賂錢一千六百兩馬兵都試役等人處捧賂
錢五百七十餘兩謂入於將怡之役一千四百六十
餘兩自故私橐外兵房差帖勒授饒民捧錢四千五
十兩成給裨將帖捧錢三千兩迎日吏郭益俊謂有
圖罷前官之罪威脅捧錢三千五百兩吏任把房時
捧賂錢四千兩此不可以聞任跡重有所奉恕其罪

狀令廟堂稟處事傳曰允。備臺司啓民國兵病已
無可言紀綱苟然寧不寒心如此貪汚之類不可尋
常處之慶左兵使尹喜豐為先罷黜令該府拿問嚴
勘何以倚曰允。全監洪義錫狀及雲峰前知監鄭
裕健封庫後兼營將印符曰兵營賣去營將印為發
行還家而又自兵營還送印符於空鎮以快天營將
差定至官且營將之面者交代既是法典則兵使之
前後措處事、顛錯該營將之徑先解符仍即啟密
第、駭然兵使兵枝賢前營將郭裕健罷狀並令廟
堂稟處事傳曰允。備臺司啓曰兵符去來何未慎

重而前後舉措大違法典萬一駭然諸兵使兵技賢
令諸府拿問嚴勸事請營將鄭裕住罪狀令收司稟
處何如傳曰允○親躬都政○傳曰前府使金漢淳
宗職都擬入○傳曰進士尹宗善初仕敵擢入○傳
曰前府使金元植持平徐授○日次儒生比較以製
代講居首生負黃鐘頸直赴殿試○傳曰館錄為之
○有政以趙龜友為副提學成原然為大司成○傳
曰前兵使金健高營將李冕熙宣傳官李教復初武
軍官張日煥並別軍職差下○刑曹臣印接總衛營
文移則全州居金相後本以牟利之類出沒系鄉前

後行事無非狡猾而今番為藉古資起壑打民當淮
汎之之堤堰處衆民守完狼藉入閭行閑本道提因
本營如此恐公欺弊之漢不可尋常處之奉承下教
茲以移送云嚴刑一以押送請道加刑定配事

七月副學趙龜夏疏畧曰臣父臣秉鉉方帶文衡當
司都堂父子之並主一園藉無務傷之應拘容以國
祚已極苟簡於洪私義萬益難強冒去孰有那可議
君糜轉益罔隘云云答曰就任公務爾之如此所請
依施○軍免提調若臣徐憲淳添書為然○有政以
金學性為副學○兵參李義茂上好辭進階又辭案

御尾陳四條一勉聖學二開之路三崇倫德四講武
事春曰而陳汝条是此切案當朕念見職已進所其
勿辭○傳曰此人以正廟侍從有此陳勉極為嘉許
前奉判李義茂家知事口傳單付○全監洪義錫狀
略扶安和界大島後洋異採船二隻云是佛蘭西國
之人而惡法米穀劫掠於飢渴釋僮之問情前不為
題給自是榜例故姑不舉論事○行副學金學性好
道○副學前望徐憲淳落監○傳曰善山府使有闕
之代前府使金淵根擬入○傳曰故直閣朴用勳夫
人等遊云賄物依定式輸送事分付該曹○以李應

植為訓將金煥為御將○弘錄五點趙龜植李煥李
裕府尹景善金會明趙巡哲尹行漢宗廷和趙雲卿
趙在庭○大王大妃殿以承傳色下教曰有下教
時原任大臣留待○大王大妃殿澆書下教曰五百
年宗社之托惟在王上一身而春秋漸盛姦斯之廣
尚今晚晚不幸坤殿有疾恙不可以葉汝期謹此冰
但未亡人暨王大妃殿情事憂悶而已舉國祈禱之
心而固然也祖宗降臨之灵其所以待尤當如何今
日大事廣求儲嗣為急若趙趙不言虛度歲月則愛
慮因措不知所屆謹遵國初已例揀選士族中處子

置諸煖御則廢嗣之道惟在於此今此誘教於躬廷
極知不妄而此案邦寄大計故不得不少是廢之卿
等汲思有宗社大慶之道有十八○大臣率禮堂請
對入侍時傳曰慈教如此忌切謹當奉承矣自十四
歲至十九歲處子禁婚○親行世苑望拜禮二時○
傳曰副應有闕之代金建銖除授○傳曰軍資正金
炳冀副校除授○傳曰尚衣一提洪在惠民二提全
根相換○有政以金東健金鼎集南東招為嘉禮廳
堂上金得秀為郎廳

八月備亭司啓曰即見全羅右水使李熙章狀啓則

以可問不問當檢不檢至於故艇之未過糧標之不
受等事水虞候李鐸謂島僉使車益歛黔毛浦万户
尹翔未礪山府使成奉鎮益山郡守權永圭古阜郡
守徐迥淳萬頃縣令朴宗瑱等罪狀並令攸司稟處
云矣而臚列全不視當舉措極涉駭妄虞候以下諸
倅一款並置之蓋其狀啓中辭意荒札至有戴罪躬
問本語尤不可但以妄葺言如此昏憤沒覺之人不
可仍置於柵師之重任即施譴罷之典其代各別擇
差即速下送何如傳曰允○傳曰嘉禮設廳既有日
矣度支尚方措備物種已於別單中點下而以今徑

費凡事宜若省畧豈容一毫侈靡乎便體此意一依
丁未年例無或過濫納米等各項行礼日內外宣醮
並除之本家接待果盤與礼單亦令修之事分付都
監○備邊司以李嘉恩為咸鏡監司具信喜為此吾
使○副司直成近默略嗜洋學之為乱賊即天地
部判後所未有之也爰恠也伏聞去年夏洪州島異
採船已有凶書之投而彼以潛越洋人之見誅於邪
獄者謂我戕殺云爾則其辭有不足辨也而噫嘻我
人邪黨之為賊窩主者形已具矣迹已露矣此不可
一日密貸則所宜更起邪獄窮覈情節以嚴霜冰之

機而勿廷寬大只是為吾所當為而治之以不法者
庶有万里明見七旬來格之化矣奈之何賊謀之潛
滋暗長而禍亂之交結醞釀以至有今若古羣山洋
船事耶道啓收登邸報收播人莫不傳告亦莫不驚
感若此義理之念同出於天性者也以臣疎迷未詳
天蹟此果漂船乎海賊乎其待之以漂船柔之若遠
來者其必有應度之奇策而若適所以自侮則得非
所謂披心腹露情宗示之以本然之弱者耶賊之來
也必有所以也其留也必有所以時也邪黨之為窩主
者必有其人而付之勿問則古今天下官有是耶其

必措處之嚴密而外人不可得而聞之也。噫彼洋賊何可使幾多日容接我土地而彼邪黨者其可一日共戴天也。耶廟翁物論非臣所敢知也。臣之一知半解惟是義理上得失或者士氣士論之有先獲者乎。虜使請斬無其人於今日乎。弘立綁導將後見於今日乎。洋賊雖非虜使之類而彼邪黨者恐不知為我弘立我之料敵反不似賊之覘國而若徒見誑於妖術見陵於邪賊。惟以俘養妖邪為後禍之長策而已。則將見我小中華一域淪胥為妖獸恠鳥而莫之救也。耶憲後古戎狄之禍豈有善惡之可辨而至於此。

賊則肆然稱義理備厥無前之異端以威脅聖人之道者。自戎狄異端以來所未有之變恠也。此華夷人獸之大闕。朕臣雖不學。請痛陳之。噫中華羣聖所以繼天立極者。要不過惇典庸禮。命誥討罪等數者。而治平之道。又本乎誠正一心治亂之義。不出於賢邪兩途。縱以論之。則上自堯舜周孔。下至漢洛羣賢。以是為天下之正法。明天下之正道。得之者王。假之者霸。修之者吉。悖之者凶。即古今龜鑑之不差毫髮者。也。惟我朝鮮之稱小中華者。以仁聖曰邦。本朝新造也。一洗羅虜之陋。將傳周孔之道。而列聖物所以建

立根基諸先正所以羽翼扶持者天下所共知也舟
車而至人力所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此先聖遺風之百世興起者孰其執而順
其噴染其染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者我聖躬遺
澤之百世不斬者也噫彼西洋必欲禍亂先聖之道
則獨泐血氣之類乎況此邪黨必欲禍父母之國則
獨泐遺黎膏肓乎此其無父無君故也此天下之所
共誅也獨我國之亂賊也楊墨之道亦非身執為亂
臣賊子之事也孟子猶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若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行

義充塞則卒歃食人又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無父
無君是周公所宥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朱
子論此曰孟子楊墨有甚惡忌而其瀾之如不共戴
天之讐比如逐賊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
意人也若說道賊可捉也可恕也這便是賊過人也
今邪類於我真是孽賊也我不敢以聖人之徒自強
而甘自故於賊過人若是可忍乎立文莊公論佛氏
始入中國曰漢明帝為中國主乃黨外夷開茲大釁
以為中華子万年無窮之禍言豈此名教之罪人哉
今洋賊之禍亂百倍於佛氏其可基禍於今日雖聖

朝蒙百世難雪之恥耶且今之言或以為我於佛則厚而於洋則何其甚也云噫誰為此言其邪論之誑語者乎蓋固不當厚者而洋學則殺無赦也何者表親無眼報本無祭只此一事是禽獸也而又不若若也况其妖術易以惑人則豈佛氏比也吾道曰邪教勢不兩立其可容之如佛家而已乎彼果挾厥巧智謂天可誣於厥妙技謂天可逆至於使船如馬橫行大海則此殆帝而翼者疑若無如為敵然售妖負力而無敵於天下云者臣雖淺識未之前聞也蓋妖不勝德邪不勝正即達天地之常理也今若天地壞而

人類盡則已苟非然者安有以堯舜周孔之道為海外邪妖之賊而僇辱也耶苟無遠志必有近憂今所以揣遠志而銷近憂者必有其道矣然於敵彼也不懋德不守正而惟妖邪是畏則志分氣奪竟將俯首乞憐尚何勝負之可論也哉若論正邪勝負之機則亦惟陽陰分較之多寡如何耳一杯之為水不可救車薪之火五穀之不稟反不如稊稗之孰此其大小存宗之勢然也然則我所謂德也正也小之猶一杯之水寇之猶不宗之穀而責吾之不能勝彼則豈理也哉然則懋德守正固不可猝然繫取而若論誠力

不到則亦冰七年病三年艾之謂也夫以宋公之一
言猶見熒惑之退舍魯連之斥言能技於垣屏氣則
此其德勝妖正勝邪之在誠不在偽之故也然則至
誠而感天也可移居室言善千里斯應夫以一人之
尊存一哉之心發大哉言之雖一日之內亦有感應
之神妙况積以時日之久而何有於海外妖術國內
邪賊也耶此惟以急務速效而論者也惟使知大奸
有遠圖者言之其要恐不出此矣蓋子而云正躬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本
之於君心之先正也正君心宜何術舍聖賢之道聖
賢之學何以哉時俗之論雅以聖賢之言為迂且遠
而此案侮聖言慢天命之可哀不足悲者也惟古特
函之古今龜鑑已言之于前矣敬勝怠怨勝義治同
道亂同事之為大要臣於辛丑疏有所尾陳今亦不
外乎此矣苟敬勝怠而古治同道而興也則立志好
學為至敬之要孔言用人為救亂之要以臣不學何
敢妄論聖學而姑誦一二搜聞可乎從古人君之有
大有之志者必有學而知之案有其志其學臣未能
記誦而布在於典謨訓命且載於論孟庸學而讀書
之要則朱子之行宮奏劄已詳之矣然緝熙之學講

討之勤豈為其誇多鬪博皆所以治心養性施之於
政事者也六馬易調一念易差故內存兢畏之心外
著皇親之容無時不敬無處不敬此所以王敬作所
之不暫離也後古敗亡未有不以怠荒致之怠荒云
者非必解色政遊之謂也雖一念之懈一事之忽而
其害終至於違天命失民心故此疾敬止敬之為無
怠無荒之道者也是故在輿有旅賁之規位乎有官
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臨事有瞽師之導居寢有
暫御之箴史不失書矇不失誦此古昔盛現也雖欲
怠荒其得乎今日聖志勤學之聖學之在王敬不得

以議也而至於闕遺之有無惟在乎睿念之反省過
則如日月之更善則如風雷之迅於不盛哉即此睿
念之誠不誠聖志之定不定而吉否治亂繫焉可不
懼哉至於治同道同不與與禮同事同不亡之為
万世柯則至矣盡矣道何如而治與夫事何如而禮
稽之經驗之史至鑑已昭然矣願今日不同之何如
亦在於睿念之反省而已臣不敢議也而其要思在
於求言用人二者蓋聖不欲自用而小聖不可不運
於上故容諫拒諫治亂分焉任賢簡賢而與亡陋焉
以臣萬識雖未能歷陳而亦惟睿念之反省而已聖

志知止聖學克明則言何如而可容可違人何如而
可好可惡其所以敷奏而明試審擇而用舍者悉合
於先王之大道矣有人然後斯可有言臣請以用人
之方冒死陳之今日之論國事者未有不以危亂為
懼則扶危救亂其恐沁泄而已卒言者曰今日人物
眇然是豈然乎哉天生一時人足了一時事而謂了
事者非可以人之當之也千里之國八域之廣豈真
無人乎哉今者限以門地拘於偏黨而試者戲劇之
科制不用者偏仄之濶濶而無人之嘆於臨朝擇人
之命故於汚私則朝廷上爭名爭利者紛然而若穴

間避色避世者邈然矣上下之所征者利長幼之所
導者怨而利慾橫流天理數晦有不可勝書者然則
矯禁救亂之道豈非崇德之為急務也耶噫人君雖
侯邦之小而居室位之大執令而不造執悖而不為
何可以上天付予之重且大而遽割裂以挾小之使
用人之路不廣乎苟有上等人可用者而不與代天
工供天職也是豈畏天命得民望之道哉方今以聖
賢之學求之則未知有上等人也而抑其次豪俊之
流其必在德倫韜晦之中乎若聖志之收立聖學之
收好先有仁祥之感人德以綸侍之曉人使斯人莫

不仰聖心之克享天心則或者有應音進言之不嫌
沽術者乎至誠未有不動豈患無了事之人乎然求
之不以至誠用之不以至誠則亦恐求之而不至何
可得以用之哉噫言姑之聞不聞賢姑之防不防時
之先後悔之早晚而繫於何如可不懼哉或曰俗習
難度時運難回而以臣淺見恐未必然也挽近以來
上天之警先以災異者屢矣下民之顛望其涖澤者
久矣斯可見天心之仁愛民心之眷惡也其而仰答
天警息結民心之方已晚矣今日則尚可及也而若
失今不圖則恐天意更無而示警而民心更無而懲

謹此臣之所大懼者向所陳利欲橫流天理斲晦云
者臣亦不免乎同俗譏諷然請申論之竊伏聞天地
人之並立為三者以氣化人事之相參也故若舉一
世人道息則氣化隨以污焉其理然也上天豈不欲
悠久為生成之仁而其於自作而自絕何聖人豈不
欲敷錫厥皇極之福而其於自暴而自棄何哉然而
人君即一天其所以陶鑄一世至誠度化者只是一
心上轉移間耳程子論奪造化三事修養之所以引
年國祚之所祈天永命學而至於聖人是也程子豈
欺人者哉為人君者為可兼斯三者夫以君師之極

學問之工克己復禮全其天理予以饒民敬誠小民
則德合聖人迺續休命而俾彼雲漢有天地豈止
修養家國吐納呼吸之功也哉蓋一念之微而天理
勝則私欲消一身之大而元氣勝則邪疾祛苟以是
而推而極之則其驗有不可証者况威福之權風動
四方者乎今日聖德日新以新一世之耳目則天命
豈不維新也哉然則所謂勝妖勝邪之效初非尋常
物件事也君相之造命者正遠通之歸化者正論
大行正氣盛壯如大明中天萬物咸覩則彼陰邪者
敢于其間乎尚何洋學之可愛邪黨之可畏也哉

其餘節目間事臣不敢指陳而今臣所言設有可採
則有言者不必誤也苟是妄言則妄言者自可獲罪
矣但因是而於國事聖學苟有絲毫補則之臣死復
何恨焉仍伏念臣既以自絕聖世為言而所論者非
徒僭分反涉沽名然而其情有可憾者嗚呼人之大
論有五而願臣身兼三窮家無一粟尚何師友之可
論平生身世無非一虛字也而存者惟君臣大義一
節而所云知君後失本分上之所知者下之冒者虛
則並此大義而亦歸於虛矣生固罔也死尚何故此
臣所以冒犯僭畏之誅畢暴欺誣之案而至於妄效

愚忠者只欲於未死之前少行不瞞之恨者也天日
在上臣安敢欺妄更伏願聖明察臣而息下臣此章
詳核毀譽之虛實深軫朝廷之羞恥如右而請而明
正罪名勿拘常例否况臣是澤累人也心疾人也狂
奔疾走無所常居尚何息批之敢等若得妄言之罪
嶺海為故則臣不勝幸甚答曰異祕之課歲來到甚
是駭訝今見爾疏瀾邪之淪痛切明快若使匪類聞
之足以革心而飲迹餘他陳勉諸茶弘近屢于言
有以知愛愛倦之之意曷不服膺秋涼漸生爾其從
近造邪補予不逮予方側席而待之○親行真殿茶

礼初九○吏曹前堂奉判李啓朝奉江鄭最於落点
○有政以金大根為直提學○領樞趙寅永劄請暇
許之○傳曰今見領樞劄辭撫念曠若予曠增盡故
判書趙秉龜改葬日遣地方官致祭之文令內閣撫
進奏需令度支送後輸送○傳曰閣園為之○傳待
教許連世序○直閣會園七点鄭翎於尹致英李裕
肩待教會園七点金炳德金有淵趙然興○有政以
尹致英為直閣金炳德為待教○政院啓曰前卿疏
之勿捧前後飭教不啻截嚴副司果李承憲因抄道
封章則職啣疏式俱違格例又杜未安二當還下送

而係是言事雖不得不捧入不可無警推考何如傳
曰允○改院略曰即若內醫院官負來言却提權敦
仁提調金左根副提法鍾應俱有身病明日○次問
安曰河副監裝年毛谷之負云並待開門牌招傳曰
允○傳曰李承憲之疏何為而至也暨葉之請固得
矣而句語甚多不審且以不為漢策仍咎於物廷者
可知其挾雜矣此不可以言事有所泰思姑先施以
刊削之曲原好頒布○李承憲好曰伏以臣即所謂
疎迷之臣也人主不識何狀者也且之間故病螫窮
鄉凡物廷大小事一未省聞久矣苟奉一端彞性尚

未全浪發憂焯之日夕祈祝只願早覩則百之慶永
鞏於萬之基忽於去月晦間得伏聞慈聖讓教之下
於賓廳者其憫坤殿沈痼之崇為宗社深遠之慮惻
怛息摯有足以動神明而感木石臣孽讀未半不覺
拜淚之交迸也未敢知中宮殿下症候根於何崇而
若是緊重至於望絕齋斯也今以不可以革法矧望
之教規之其非一朝一夕之故可知驚惶迫尤不
知何以為懷也臣竊見正庶家婦人有子宮虛而經
道乖妨於生者育則皆必審脈察崇投之以種玉之
湯姪子之托又膏朮刀圭之涉於補血導氣者用不

拘時差以為度畢竟虛者宗幸者謂其告效而成胎者十常居九矣惟我坤聖春秋既盛能有慈和之漸若即對證試剖胡獲靈驗安知不如執契責報又况皇天祖宗垂鴻祐冥、推之天理參以人事豈終無証彌之慶乎就以朝臣分上言之其未承慈教之前事屬茫昧固無可言既承慈教之後理宜焦遑奔走即日侍藥之不暇而將及四旬尚此寒、者是甚道理是甚事昨異日國史書之曰國母有疾即臣不為設藥後也將以為何如也言念及此良覺寒心伏乞分付藥院極擇女醫之驗於脈理者詳軫坤殿症崇

之源委亟試當剖俾盡保獲之方以慰臣民煎灼之私焉願臣出位短章極知根盾而茅念君臣猶父子也父母苟有疾恙為人子者竭誠於救療之節自是人道之常也人臣願忠於國母此諸父母也或有理一分殊之端而情理之切夫何間焉故敢刊落常規冒貢微忱倘聖明矜其愚而諒其心不以人廢言另以留神於回生一事則宗東方万世之幸也○傳曰即聞權判府出城云此何舉也以因前啣疏而其句語此曰故答於朝廷宗則意在寡躬是豈卿為引之端乎即為還第事遣史官傳諭去就知入○副將撰

尹景善疏曰伏以臣即伏見傳教下者有李承憲刊
削之命美臣取見其原終措辭果多不審句語極其
荒札外托言事內售挾褻淵鑑而照晴狀莫逃芽念
坤殿宣業倖諉之節即臣之所懼一宣容一毫後忽
而且伏聞伊日清對大臣有以宣業之清忌一於前
席則此疏之隱然物咎於君者有若於臣無而言
而渠獨言之者然此固忘事之担亦未敢曰無而包
藏但其所為言即是宣業一事則事跡之重大忌不
必暇論餘他而其言則此藉憂愛之論其心則莫掩
不逞之習其在請世道之義決不可得進而臣謂亟

施屏裔之典以示淑慝之別有臣因此而竊有所仰
請者今番揀選之命即列聖朝已行之儀若廣求儲
副為宗社之大計凡厥在廷孰不攢仰帝王家法必
以正家為先百福之始万化之源莫不本乎造端此
二南所以自壺內化天下者也願今淑媛將選邦國
行慶比宗無疆之福而宮闈之內禮節斯嚴蓋勉修
旁之工庸若雍睦之治拾銜鼓之樂毓祐之慶正
為國家億万年之休也惟殿下懋哉惟我中宮殿下
春秋漸盛躬野顛望惟在本友繁衍而益斯之大
慶尚逢臣民之隱憂不已隆伏奉玉慶久宮之教承

國焦慮愈久愈切臣未審憲崇之何如而症候不至
久覺方技必有對劑若得茲今詳察自當盡後調和
臣固知聖明之憂念無待乎臣之獻言而不勝歎
敢效微烟云云卷曰李承憲事藉托宣華帝試車亂
之習以不庸惡而姑此寬貸一付以漢以情不允陳
勉得朕予當留念而南乃能言此人所難言之事如
是辨別足可見忠款之誠庸嘉尚調以之方已自言
中盡意爾言也慮矣○玉堂在沈敬濬副左金建銖
校李 傲趙在右副校
李裕看修金會明
正字金炳德 劉曰伏見傳教下若有李承憲刊
削之命矣取見原跡其所謂異性未泯豈得渠一人

而已哉此托以言事而挾襍之意容錯於其中潤鎰
而矧情狀莫逾第念坤殿宣華調設本節即是舉國
臣民而共愛慮者生容有一毫緩忽之理而且伏聞
伊日請封大臣以趨即調補之意恩眷陳達則亦已
撞之於衣衷矣今此故語無非區測之至若望純二
字尤豈臣子而敢萌心而發口若哉聖度地加包容
憲情有難按於茲敢相率但獻此乞亟施流寬之典
卷曰此果懲討太不稱當矣○副校理尹致英泣曰
伏以人臣臨溺世道詭譎至有李承憲故而也英意
自伏奉慈聖殿下諄教始富有坤殿主為憂惶焦灼

小大同情伊日諸大臣之前席仰陳亦惟以直業保
諛之方為先上下之際何常无診察調治之议而彼
承憲好曰將及四旬尚此寒々又曰國史書之云々
外似故答於廷臣而内察有関於聖躬句語則顯示
包藏旨趣則積有排銷品共望絕二字任逼我殿下
及蓋聖坤聖果何如哉以慈教而無之句隱然捲入
殆若慈教可有者然是豈今日也而於殿下者之可
敵前心而若口乎昨日傳教若曰宜革之傳國以若
大哉王言永有辭於万世而聖意所存有可以仰德
矣彼果願忠於國何傳宜革則是義分也道理也藝

性無恠於敵芥聖治包光於捧莛机藝細言又未嘗
亦物廷之幸也而不惟不如是反以圖圖陰暗之說
暗售嘗試証逼之計此亦雙對於國容醜醜也平日
謂天可欺謂時可察葛鏡之習鬼域之德自有可掩
庇不得耳春秋嚴於無邪漢法重於不道此不可以
紳吞惡腹之類一時扶禰之事為然存劫而止臣循
垂令王府拿鞫嚴向快正典而卷曰旨意絕情予而
痛惡爾言此如是嚴正而請終涉難慎々日行大憲
李憲疏好畧第北李承憲处分下者有万々駭惋不
容不明張而晰辨之者人臣進言固當出於敵忠之

義而若其外藉而內售借此而逞彼均出於挾襍而
不軌也惟我東朝殿下深惟儲副宗社万年之計誕
降棟選之命而坤重庶候暨理之節伊日洪大目之
所當敬仰奏者則凡在廷臣僚之區、詞慮豈有後
於餘人也哉今以彼故中益則以上二字言之真是
大不敬也且教之所無而擅書之人臣之所不忍言
而忍言之自犯無赦同赦之罪若是而尚可曰言事
而莫之罪乎况物且以下哉句語指意區測閃孔莫
甚包藏之詐窺覷之習大盤托出昭然有掩匿不得
者渠所謂臣分云者乃渠自斃而自絕也罰止刊削

從出於聖度之天大義重徵瘴莫過若公憤渠以鄉
曲卑微灼知無符辦之理其必妖富孔密乘時嘗試
必欲壞亂我朝廷誑訛我民心此而不痛瀆而力破
之世道之寧請無日矣拿鞫得情明正典刑斷不可
已也需念宮壺嬪御三代以來而恒有之儀節而閑
睢之化至有柅木之頌猶如之度克效嘉好之蕃殿
下春秋得感本支百世之祝今日萬民而日夕祈祝
而坤殿庶候適在乞吋乃萬民而日夕憂慈也心殿
下造端之臣凡於醫訓診察之際已自靡不用極而
壺化方隆媛儀將備此政刑家儀邦之盛會而在聖

上益懋惟古之時也惟殿下念茲在茲答曰儒臣之
既批染示予意而卿又如痛疥之可見公議而在
但可請終涉張大不允尾陳當留念矣○傳曰昨日
史官之回師無愛動一向為引予用慨然彼跡絕暗
志意有在則革院之有何難安乎方之不當反訪事
面卿其即速還茅事遣史官傳諭于權判府与之偕
來○史官書啓判府事權敦仁以為以臣今日危蹙
之情焉敢為循例附達之舉而昨於恩諭之下不得
不略陳震懼之私惟金木常典撥手是信千萬夢想
之外史官又宣諭教不惟不賜誅經聞釋慰勉恩言

備至仍有借來之命是豈不忠如臣所虞如臣所可
萬一承當者非比人臣之獲死於上者固有所限而
於目目下負犯即倫彙之所大開天地之而不容縱
殿下必不假借而優恤之臣以此負犯未敢當律之
前何敢一日自立於世乎臣於皇駭震越之徐宥若
風眩重添寒瘕委身枕茲氣息昏迷謹當日間收此
神思冒入文字仰請嚴究而臣人相守萬、不安尤
為臣悚悚之一端伏死亟為乞還○兩大法姜濟執
沈承澤掌金錫校金國憲持金石夏 恥制云、李承
獻金烟薰正柳與奎蒼石燕 憲拿鞠得情去正典在答曰終日無言夜北呈劄控

八句語此果懲討字意故字始著蓋閣莫此為甚爾

未並施逮劄之典○玉堂李應沈敬澤副左全連銖校

修金會以副候尹景 耻劄云、答曰已論於前批○

善正字金炳德 時原任大臣判府郭元容金道 耻劄曰伏以人心陷

溺世道壞敗愛性之生靡心不有豈有以李承憲好

之絕情者哉外托進言之章因售不逞之習駭惋憂

憤何可勝之伏惟我坤殿憲章向於臣等下教一後

始為承聆而臣亦於登對之時心驚息息憂一情潤

法補汝之節同辭陳達而亦蒙我皇上留意之批論

矣矣但臣亦之之為然此宗至國臣民同然之情也

昨伏見儒臣之語批有謂以之方已自懷中盡意之

教聖策之常要悉謂以之得盡其方亦有可以仰德

而今日群情之日夕而形祝者惟在亦稱劄之卷效

常和之康復而已彼忽藉以憂愛一說前御叔匪嘗

誠乖亂旨意難測句語間不可但以扶禱之辭乞垂

教而無之二字萌心若以於然筆之去書尤豈不萬

一警愾者乎臣過之冠包藏之詐情此莫遠也故造

者三司劄跡林巖我正海危之所痛惡者至明之心

思好老也誣毀之過為新地分者地不知其意之終

涉難情涉涉強大之憂不可不緝王章不可不

不伸伏乞洞然深思亟允諸臣之請卷四今番特疏
亦一世度完厥已藏情狀徒恃假托某院既係個打
况又恣教而妄之勾語乃敢肆然妄口痛慨之為望
勝驚悚出是予不能凡字於邪達而然也官欲其
御和之法以是嚴峻何難即從而張大之矣徐涉
惟李承憲特為置之典御其係之○院叔右副
法副陸曰伏凡大臣劄批下若有李承憲為置之
鄭基世教批在傳倉事祚至重此不得不頒布而臣亦相不
恃其愚愧轉激今番特疏何亦世度止而犯誣過之
罪下而售個打之計情狀之絕恃旨意之至悟不可

但以乖亂挾謀妄立有醜釀個終之跡此而不嚴覈
而痛破則其可曰國有刑政乎三司之懲討方張特
教之酌處適得受愆之至茲敢相率仰獻伏乞亟收
成命有答曰處分已有詳量傳旨即速捧入○兩司
大憲李憲球大諫任百秀執沈牧承日請命鍾子掌
令睦仁哉文度廣持鄭駿容賦李做正李教寫
合新啓李憲承亟復為置之命明正典刑答曰不允
自有詳量○合啓金弼未事中為配罪人李承重物
故信啓○右副令洪祐詰曰副令鄭基世配結曰臣
本俄書漢血法不得不以下舉行二字謹書以頒布
美舉以口頒布旨意懸殊而莫重奏御文字致此錯

謬不勝悚惡茲敢馳暴情寧徑出禁高伏乞聖降威
罰有答曰既曰欽布又以謔書為言者類例杜旨爾
本器職○行左承旨曹錫兩行右承旨尹致定左副
承旨李根友自到馳疏奏曰仰未亦有所失並連差
○副使撰沈宜冕姓曰伏以世道人心地曰臨溺豈
有以李承憲終之至至惜若乎情狀莫按於乖亂
形迹自露打網打而最其一二句語外藉宣軍而矯
誣慈旨泛斥於臣而上逼莫嚴若為北鼻性狼腸是
可以律並萌心而若口哉古之國顧思之朕掉此以
逐句痛斥而於不敢泚筆至提枚以傳教中處分責

以不審薄譴不過刑削此雖出於大聖人包荒之德
而王章莫伸輿情益蕩何幸大老諒討臣批嚴截鬼
情憾慙莫逃於日月之明而勅律則止於島置苟如
是也不敬無將之誅臣安所施亂臣賊子之類亦何
知惧蓋其遣辭之際至悖設心之陰險也但已藏歛
有醜釀决非如渠卑微之類所可特辦伏乞拿鞫正
刑答曰已諭於諸批矣○玉堂沈敬深副左金達
銖副校李裕裔修金
會明副修 尹景善 聰劄曰云一答曰已諭於諸批矣○傳日
承旨有闕之代尹景善除授○時原任大臣鄭元容
金道善
右相朴 晦劄曰李承憲仍允三月鞫嚴之請以伸王

章啓曰昨批已雷子意今何如是申後字渠不過鄉
曲卑微之類自于同赦也寧有可覈之根宮乎島置
已有斟量卿中諒之○校理趙在庭好曰云一答曰
已論於諾批矣○義禁府啓曰刊削罪人李承憲特
施島置之典事啓下矣李承憲罪犯至重成命之下
有難奉下敢陳懇願此伏承即速舉下之命見今臺
啓方張自有格例之不可違越者不得舉行之意敢
啓傳曰處分之下何可如是乎即速至行○金吾堂
上判洪敬謨同洪鍾英 啓疏執藝唇曰處分已有斟
量矣即速舉行○知敦字金左根行知申洪鍾應

疏曰臣等俱以保護之任孔莫嚴於起居而無難噫
閭義莫重於候待而無難擅離取者屏伏於成閭之
外今有日美惶懼震越踰躅庶括惟威罰之是視是
侯則何敢妄自論列重干無嚴之誅而第念為人
臣而職在常業因循於於密議定此其罪合宜何辭
彼而為妄泛稱邪臣而若其職司以掌此也臣等之
而事乎而常事而不能事其事也間沒奢走之職固
難進其墮廢之失何况倫藝分義至重至敬而關係
之地得此言而尚可以洞然自立於世也此不曰其
言之扶禱荒亂而使其扶禱荒亂之說進之於燕

之下者為寃其所以致此亦臣本之恥也妄敢自劾
之義冒陳悚休之義伏乞聖施臣無狀之恥卷曰此
此筆院可引之事也都相出城已是過舉况卿本字
事跡不當如此卿本曰後提說○判府權教仁姑曰
伏以臣獲戾倫義自臨無故而當律尚進誅理誤恩
曲以情衆論教再宣竊幸勅學必行拔臣於伏竄冥
臣於無恥臣固感激涕泣含之不暇而第伏念人臣
之恥莫大於不忠有國之政莫嚴於大防今其言者
之言曰國母有疾為臣不為臣後世將何以為何
以又曰父母有疾為人子若禍得相救護之為

自是人道之常斯言也即天之經地之義同生民以
來磨泐他不得者為或反是子而不孝臣而不忠不
孝國有常刑今臣所為一切反於言者之言則其為
不忠果何如哉彼以朝臣言者特不欲指斥之也議
策之事臣任其責則人之為言臣自知其恥而殿下
既是其言之為得乃反優借臣容疵臣至此夫國之
有防如良限之不可越若教之闕廉理之視上下之
所共維持也以臣不忠之恥如達之處臣若自有典
憲而殿下過費寵私特為臣地則不忠者無所懼而
國之防限緣臣而遂以大壞臣於是此乃被金木之

誅尤何敢自贖乎遲可以徒感恩言之罔極且幸威
罰之不加抗款彈束依舊冒沒於起居之地乎是則
非人道也臣歷日屏伏轉益惶感故附杖中上言之
義冒八文字伏乞聖命收司以臣當律以為人臣不
忠之戒焉答曰卿日前附奏已失而圖今此巽章又
何過當特跡專出假托則於卿有甚可引之端乎某
院初無未盡之事而今以詆誣之說作為難安之案
若此後千萬不當事跡之虧快果何如也予庸詎能
當兼重任也卿此一日十疏決無奉許之理卿若以
此提道則是卿不信予也卿豈有是予不多詰卿其

即為還第以安予心○禁符啓曰謹劄罪人李承憲
特施島盜事啓下矣李承憲全羅道珍島郡金甲島
安置事傳曰允○監薑大目以下八侍右相朴晦壽
奏曰向見王府草記則尹喜豐直施以過遠定配之
典矣直施定配而不用流三之律若欲其除公叔而
從重勘處之意也然而此囚所犯贓汚此此中聞其
在懲貪之政合有加倍之舉且况還穀反作之罪五
年禁錮載在通編則尤不可但以定配而止也定配
之外加施禁錮五年遇赦勿宥又其公貨虧欠八已
之物並令該府兵營提回家債刻期徵捧予何如上

曰依為之

九月備邊司以金左根為華留○兩司

大憲李憲珣
大法任百秀

執沈牧永
法命鎮子

合啓李承憲事請字下二字抹去金甲島

安置五字添入至字下四字抹去命字下二字抹去

○傳曰前批答之後尚無更動甚如此不望此亦如是

為引之事即為還第事令俗來承旨更為傳論期於

俗來○判府權敦仁附奏後還第○判府疏曰臣昨

於前席冒万死悉暴虐恣塞之情必望有以處置

臣者而天渝溫淳備其開釋不惟威罰之不施乃窺

待之深隆臣退而折旋蓋不知何以自措也夫以臣

不忠無狀言者因極辱不可逾而泥首請命反徵恩

私罪不加身官則自如依曰抗款北咫尺起居之列

縱曰嚴畏休迫違不他死臣死臣固有焉何故以所

常天寵自贖其万一也哉此臣所以日夜覲然慄然

附心自驚若寤人之無死故也以病辭職云云答曰

昨送案數予意卿有何一毫難安者乎但悔命奉慮

筆院之任今姑許副○按陵微度園好幸○知申前

徑趙秉駿落點○兵判趙秉鉉好席○有政以李若

惡為吾判尹致秀為嘉禮雁堂上傳曰惠陵奉奉金

在清今日政六品職案擬入○都憲前望李穉潤落

案擬入

點○戶到趙斗淳添書落點○備是司啓以趙秉鉉
為廣留○親行真殿茶祀二時○右相朴晦壽終辭
後批○世道御史洪祐健入來○院啓臺諫之不得
以跡代避、嫌之母過禮免自是式定而行大憲大
禮淵謂以私義之有難冒答水恥啓陳終到院而當
退却而係是言事故此不得不捧入按以臺終也為
未安推考何如傳曰免以跡代避既違規式限以禮
免又有定式則何可以言事捧入乎原跡還給司該
承旨推考○傳曰額外壯勇紳申命激李鉉承并別
軍職差下

十月礼曹奉判尹致秀添書落點○有政以徐左輔
尹致秀鄭基世為嘉礼堂上○右相朴晦壽終辭後
批○秋到記講幼學李達亨製生欠趙文和並直赴
殿試○嘉礼雁爵誦慶嬪宮祥悅和宮○忠左御史
李升洙右御史宋廷和入來○傳曰豐恩府院居小
芥不遠撫念時苦予懷增愴十三日遣承旨致祭
文當執撫以下英○正言尹行福疏曰云、意彼趙
秉鉉賦性奸惡行已叵測平生徑綸無所傷人害物
之心實盡揣摩盡為營私利己之怒即是千妖万惡
之物也編被我聖上拂拭之恩擢之以崇秩畀之以

權要則其所以圖報重恩宜倍他人而傾檢之性溫
滑之習即其伎倆也憑恃詭靈惟事跳踉兩子之料
並出於教朝之內曾未幾年驟跡下大夫之列清欵
華膺之職兼并於一門之中左右覽攬惟意所欲第
宅雄甲於一世土田列盈於八路自行威福莫敢誰
何勢成威立脅制於廷嘖笑之間榮枯判焉語默之
際殺活分焉從古權奸之弄國柄歟一世何限而豈
有以秉鉞之冠紙不勝書哉即舉國之所共罵人臣
之而共憤者也若使彼負君忘國之類一向翱翔於
殿下之廷則世道何以澄清習俗何以矯正乎忠憤

所激按位不得不避忌畏敢陳短章廣留趙秉鉞正
施屏裔之典云云答曰此人事豈至於此乎而論太
欠忠厚甫則罷職○院啓印者廣留趙秉鉞謂以所
遭同測情惊震迫不敢偃廢職次使其裨將來納密
符事傳曰捧入○雷電光十三日現○傳曰通來冬
候之太暄已有乖於時行之令而夷蜂之異又在此
際不令不宥不啻若驚告而提撕滿心驚悚統聖不
寐其在昭事之道何敢晏然自逸自今日限三日避
正殿減饌撤樂庸伸予一分懋對之忱○備過司啓
廣留趙秉鉞以其違罹替納密符有捧入之命矣居

留重任不宜暫曠法留守為先嚴職即為差代何如
傳曰允○右相朴晦肅劄子傳勉辭職優批○行都
憲李程潤野畧嗜嗜楮奸之擅弄國柄跳踉無忌憚
者從古何限而未有如今日之趙秉鉉蓋其賦性狡
惡定心懷毒真箇是開國承家小人何用也肆若翼字
大主洞察其情狀揆而遠之終不近焉乃於十數年
來左右兜攬行其所無事內外揭歷任世所欲為勢
焰則父子并批法要乞習則朝廷盡為脅制於是乎
憑恃寵靈放姿日甚俯伏趨走不知尊敬之禮肅靜
云為全昧謹畏之義官禁之深嚴而伺察窺覷巧言

之器間而包藏禍心朝廷焉事無巨細而渠所不預
則敢肆嘗毀銓注焉官無大小而渠所不悅則輒加
擠排眼無君父自作威福既後假托公用廣聚私財
八方貨賂輻湊如市渠若有一分臣子之心乃敢欺
蔽藉賣至於此極乎渠是何人負犯如此而猶使之
恣息自在也維以教下好生之德曲加寬貸必欲終
始其可憐乎伏願正允鑒清以弭天災否若曰趙秉
鉉事已有成書之批○兩司士海李孫是執沈敦亦
海俞鍾五掌睦仁哉文
度愛打李又新郭峻旁
敵李嫩正李教宗
恥劄勇伏念玄路為政之先
務也懲討有國之大綱也臣正言尹行福嚴職之

命不勝受邪之至世臚列趙秉鉉之累若即舉國之
可共誅責情之可共憤也其言寔出於謹直其事俱
是的確殿下惟不賜允從乃反摧折之案有欠於大
聖人藏天討從弗辨之盛治大度也伏乞淵然深息
亟賜反汗之命以光聖躬練誨之美以彼秉鉉本心
狠毒之性常懷貪殘之心盡官徑營錐利是財左右
兜攬豈不無厭法官之職萃於一門陰恩厚澤冠於
群紳苟有一分彞性宜其百倍因托而奈彼昔恩而
忘君食柳之欺世惟材成害之沁漸逞奸慝之習尚
固以隻眼不開肥已則一念所經門庭如市同此駟

儉之術貨賂充度盡是詭邪之技齟齬於廷其心則
終敵於欺蔽擅行威福其迹則莫掩乎眩幻愛憎妄
示於喜怒予奪敢恣於源指是豈嚴畏君父恪守臣
分者之而可為乎哉此辣營下燬莫不戟手嗤點街
巷走卒亦皆當面唾罵惟其至惡之實自料無待失
心自詛轉喉輒為吁毒且嬉笑至於茅宅之雄麗
田園之遍滿在渠即是孱物細故也此而若晷刻容
盪則人心之詭譎世道之乖亂將不知至於何境而
今茲雷異之驚安知不由於是乎茲敢於率職獻伏
乞為先祐投畀有土之典答曰仁天子驚否德增休

今茲不陳這予不逮嘉尚之得佳用彬我予雖不殺
當益加自勉爾亦亦隨事獻賢轉安為祥是予之望
至於趙秉鉉事委寄之如何孤負之如何到今不欲
索言而深望若存此無以允從矣○玉堂校沈敬深
副校李裕齊尹致英修宋廷和取劄曰伏以世道詭
金會明郊翹朝正字金炳德誤人心陷溺小人之專擅權柄自作威福者從古何
限而未有著趙秉鉉之至恰且惡者矣本以得毒之
性常依貪戾之心盡宵徑管不出戕人而害物內外
敬歷盡為循私而利已十數年來父子並執法要委
畀何以罷任何如渠若粗有異性宜其百倍圖報而

同念塵刹之報惟思法整之充孤負君恩滅絕臣分
朝野之側目有識之扼腕厥惟久矣昔我英宗大王
洞燭其情狀擴而遠之噫彼狡獪之習不復曰惡宮
禁之深嚴伺察窺覷之迹之用檢而馮恃將帝甚至
於恭問已藏禍心所亦凶且惜矣昨無君父放恣日
甚予奪之間惟念而不為氣焰之感莫敢誰何做托公
用廣爾私對此蓋有一分嚴畏之心欺蔽藉賣豈至
於此乎田園適置於八方因以駟儉之術貨賂輻輳
於一門都是純躬之技在渠於屬存物細故耳由前
而跳踉無忌由後而眩幻難測千萬罪惡決不可畧

刻仍直伏乞止施投界之典答曰無論奉事之如何
今此云是豈臺閣之風乎爾亦並違差○兩司李穡因法李沂違執沈敦承日法俞德五掌睦仁哉文唐愛持李又升鄭駿容敵李敏正李教官
助右發聚首相對於畫省綢繆者曰此私人家園之
心言之髮望思之臆梓是豈可容贖任其愆息於炭
載之間乎巫降処分答曰豈不見昨日之批乎終有
深量者存勿復煩瀆○兩司座目同上合新啓云
亟令王府設鞠得情夫正典而答曰趙秉能事多少
論斷此不嚴峻而今係之意自有詳量不允○玉堂

在重金在根副校趙在應 批諸臺之批矣○備是司以李穡淵為庶留○時原
任大臣鄭元容權教仁金 批諸臺之批矣○備是司以李穡淵為庶留○時原
臣亦教送討若案出於舉國公共之言延殿下不賜
允後一例新持有若尋常眾犯之可以誣貸者然臣
等相不憂恍惚之訝惑之至也惟彼趙秉能孤負委
寄考擅身福其以欺蔽眩幻之習彼恣恣張之態以
至脅制藉賣等法敢死狀已善於諸巨疏啓不必更
煩臚列而可謂万惡咸備千死並發有一於此莫比
人臣之極死然此猶為德由之察耳最其窺覷官禁

巧言若間即渠已著之真職同敢之彭葉是可惡也
孰不可忍也噫渠以世孫之裔存蒙拂拭監臨恩寵
何如委任何如苟有一分彞性其以圖報宜百倍餘
人其奈根性難化騷習滋林苟盡得失事擅弄足
所忌憚至於此担子仔則莫重莫嚴包藏則至秘至
憚形迹莫掩於十手公汲已發於口夫以政有國
之大柄而人主之不可私者殿下於此報必以山
藪包荒之德曲加涵容有不得也臣亦伏見堊際批
旨卷口多少論斷此不嚴峻而全保之意自有科量
蓋其論斷之出於輿憤殿下已俯灼之矣未敢知聖

意有何科量而尚不允俞耶王章未伸孔崩未抑則
將來梅隆之虞有不可勝言是豈所以全保之道乎
書云予辟而上辟受憤特敬茲敢恥願伏乞亟以
天付唇曰目下層生之論未始如積而後散卿亦試
思之全保世臣即我朝家法也況以若輩討有此商
量亦豈無所以而卿亦之言又如是嚴正予亦何可
一向新持重仿事面字常有处分矣卿亦世法之○
傳曰近日盈廷之言然乎否乎無論底案以此人而
得此言豈非寃說不得之事乎一以循既發之論一
以存始終之恩不害為兩行不悖趙秉鏡巨滔府島

置以示平曲加全保之意。院議左金在田右徐元
副李裕元啓曰即伏見傳教下者有合啓罪人秉
命置之命矣臣亦相不悖貽儲之以憂慨也噫此
罪人負犯何如閑係何如赦討之衆論方嚴酌處之
成命陛下王章未伸於三尺裏憤柔切於一國固知
聖意蓋出於包荒全保天地好生之德雖不勝欽仰
萬々為人臣而負此罪名何可一刻容貸於衆載之
向乎臣亦職忝惟允有難循例奉行茲敢相率叩頌
伏願亟許反汗答曰處分既下何可如是爭執乎喉
院異於三司更勿煩續即為頒布。院議右徐元
左副任百

秀再啓答曰何可如是屢瀆乎即連頒布。三司憲大
洪學潤大洪李連執沈沈永司洪命鍾五應金在
根掌睦仁哉文慶愛持李又新鄭駿容獻李敏校浩
祐健副校趙然品俞致善正李教案合辭啓曰即伏
見院啓批下者若曰處分既下何可如是爭執乎喉
院異於三司更勿煩瀆即為頒布臣亦知有合啓
罪人秉命置之命矣臣亦相不驚愕法之曰抑苑
矣這礼臣賊子從古何限而未可如窮天地且萬古
千秋万惡之秉能者也若渠放恣跳踉今無不忌專
擅或福帶軍籍賣假托眾財貪饕無厭至於窺覷宮
禁巧言恭向許多犯已悉臆列而最其辛丑歧貳

之論乃敢萌心及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渠曰
救之邦葉而妖龜玄鳳同惡相濟是父是子至憐至
奸取迹莫掩於十手公叔泚騰於萬口而敢有國之
大徑人主之大柄也殿下雖以山藪之量包荒之
德出於金保之盛會有此鳥置之命其在生道殺人
之道忠憤蓋激茲敢相率仰瞻靈座乞前請卷曰趙
東銓事處分自在斟量勿炊○傳曰主簿金在清處
子定婚餘皆許婚○三司鍾上合啓曰云云至於辛
丑岐武之罪也但殿下之罪人即慈皇之元大宗社
之罪人坐乞沒鞠之請卷曰已有前批勿炊○右承

旨徐元淳左副承旨任百秀忠好曰臣未嘗於公啓
罪人東銓島置之命敢效微還之義再行從劇誠淺
辭拙未蒙開納連化承印為領布之下卷迫休廢命
不得不舉以今此臺言謂以此爾須布未與其可也
臣未留心慚忠無地自容以若情情何可晏然於職
次手能陳運章從出禁高乞被郵以為不職者之
戒云云卷曰喉院事初無所失不如此是為引卷○
左承旨金在田右副承旨金益文同副承旨李裕元
馳啟自列卷曰爾未之如此是自列尤豈不過尚乎○
行都承旨趙秉駿上啟自列卷曰卿之如此自列尤

豈不過由乎○傳曰好批已下注水皆並得批○三
司全用合啓云、層句煩○三司全用又啓臣書又
伏承句煩之地皆是豈臣未可已而不已者哉噫彼
負犯之之如凶徒而尚也假息奸妖之如逆龍而猶
斬典刑則今日朝廷之痛惋憂菴之情我殿下必有
所悉燭者矣意其許多罪狀俱係同赦而臣等之必
以宮禁伺察辛丑之政或為眾惡之首者其設計之
陰潛昌況之曠張即戾戟向而未有之處逆大慙也
直折手碟口商千削万斫而未可快也以殿下好生
之德恒軫全保之意而奈集之自干天誅全恃臣分

何哉万口喧藉公憤之所同得三尺低仰人主之所
未私者而不亟行天罰使之一日容貸則有一日之
憂二日容貸則有二日之憂渠尚樞處郊甸含息自
如使其妖凶之子出沒城堙又未知何種禍穢做出
於暗地則其將國不為國人不為人豈不大可懼哉
巫降沒鞫之命卷曰勿煩○傳曰臺諫並許進○時
原任大臣睡耻劄曰臣等昨陳恥願顯侯命旨及伏
奉批旨若曰目下層生之論未如此穉而後散又若
曰何可一向斬持重倚事而予當有處分等語未私
竊以為秉鉉之稔惡既久關係至重盈廷群言之出

於積憤之忱者已為淵衷之所悉燭從此典刑夫施
即伏見傳教下者諱意極其寬貸處分迺止島臣巨
未憚然夫國繼以抑菀之至宜此罪人之罪狀俱係
同赦而潛計巧言眩幻欺蔽巨分滅絕人理敢表許
多負犯已是累載之所不容神人所正誅况辛丑波
貳之論情狀絕悖邦業已成地以掉脫不可得也方
當化理清明之日使此干紀犯分之類鉤覈情而明
正其罪即刑以之而當然而今此島臣之命有若尋
常罪犯之從輕酌處者然此豈非失政之大者乎傳
教若曰一以循既後之論一以存如從之恩不害為

兩行不悖殿下若以為似此罪人止此勘斷則有可
以循公議而洩喜愠乎處分之下將見其公議之愈
明與情之轉激也且以渠前後孤負之罪尚今假息
者莫如我殿下曲保之恩而今於大論既後之後何
可一向恣容不施當施之律乎容奸包凶決此臣世
美事奉天行討察為王政之先務也表情抑塞達官
統壁茲敢相率申籲伏乞快允稟請答曰自見合辭
可謂日聞其訟不聞而教討峻嚴轉益難過乎上何
可一向曲貸但島置之典即不與同中國之義也過
去以性予有十分深量此豈出於力拒群情而然也

卿亦庶幾之。○金吾堂上判事法政漢同知洪祐領宋時養戶致秀
耻疏曰伏以臣等伏見傳教下者有合啓罪人秉鉞
巨滔島置之命臣亦相不悖昭而不勝憤慨憂歎之
至唯彼東能之研多負犯即千古人臣所未有之極
惡大愁也同念害春之具欺蔽天聰故售藉聖帝第
朝紳專擅或福已足孤負之罪而伺察窺覷巧言惑
問如集三尺之案而万戮徑輕若也大臣三司之沫
血收討方都誘鞠者即是公共之漏而乃殺下不賜
允從速加酌處以渠所犯勤以存窳此出於大聖人
好生之大德全保之聖念而莫嚴若王章也莫過若

公議也島置之典未足以懲惡熹憤之切可驗其同
情則其何以詰世道而懲亂逆乎且夫職忝按法義
在執藝成命之下無以舉行茲敢陳短章葉回天
聽伏乞聖明洞然深思特允鞠覈之請焉答曰今番
處分積有對量即速舉仍○金吾堂上庭再好答曰
處分已至多日又此爭執豈有如此事乎更切煩
瀆即速舉行○玉堂立金在根枝法祐健副校趙然昌俞致善於洪在重金世均副
惟趙朕創曰臣隨洪蓋以公辭討賊連日叫鬧未蒙
俞言諸治許遂之命且值夏深不敢復爭電勉退出
而忠憤轉激達宵旰堅再又相率仰願惟聖明垂察

馬云、答曰已諭於諸批勿煩。○行嬪嘉禮日二十傳
曰主人及負函官賞典令該曹考例舉行後捧傳旨
○嘉禮廳別單受教官宣傳官禮判徐左輔熟馬一
匹賜給教命文裝述官左奉贊金與根書寫官副述
南東哲半熟馬一匹賜給嘉禮廳堂上金東健徐左
輔奉判金鼎集尹致秀奉判南東哲尹致英鄭基世
各熟馬一匹賜給都廳司成朴耒萬依例加資郎廳
禮佐金得秀準職承傳兼官堂上戶判李從潤趙斗
淳尚衣提徐憲淳金左根金與根各熟馬一匹賜給
別工作修理監役兼管郎廳擇日官別者役贊儀東

西唱引儀儀者謁者掌次官奉玄纒函舉葉捧教命
命服捧笏官禮典與賜賞有差。○三司行大憲徐
安淳大陳
李經在執申佐模司諫趙完植左根掌申卷運
朴敷默持朴俊思尹慎獻李裕有校洪祐健副校趙
然昌俞致善徐洪在重金合啓曰云、臣尚島冥死
世均副惟沈敬澤趙在在
人秉鉉正降設鞫之命答曰勿煩。○傳曰向來都憲
疏未姑非出於公共論之而其中一二句語大有不
審之罪翼宗朝時何常有擯而遠之、事至於甚間
二字又非章奏間述首登聞者則初不指的確眩說
去若果是何意趙秉鉉之許多負犯幾盡掀露則何
患敢討之無辭而以此二句肆然掩入者究其旨意

字不駭愧歷日思之有可不以論事置之勿問前
大司憲李穰罔姑先施以削黜之典以懲講張之習
○正使成遂點副使尹致定書狀官朴商壽赴燕○
備過司以趙華永為廣留○三司既合辭又啓曰臣
等云、秉能事夫允臣未之請答曰勿煩○政院啓
曰兩司有時惡稟違事未詣閤外請對答曰前後
批旨已悉予意而况處分已下之後何可如是煩聒
乎即為退去之教而亂逆尚違當律與情去蓋抑蒙
惡憤而激按住不得不避瀆授更為冒死求對答
曰退去又啓曰應教全在根校理洪祐健副校理趙

然昌俞致善於撰洪在重金世均副於撰沈敬澤趙
在德謂以情察有難晏然陳跡徑出原疏以固忌而
我鏡已退却合辭未承批前逃然徑出事未前有誠
極駭然並所當重勅而本院請推之外無他可施之
罰何以為之傳曰未知有何情勢而合辭承批之若
逃然徑出極首疏其書語去書並罪職○時原任大
臣醴麟劄曰伏以臣等於前、大憲李穰罔削黜傳
教有方、懼惡不敢晏然若夫逆能之削葉昭著三
司之大論方張而二字句語既發於憲好一辭教討
根藉於劄啓臣等之只恐以莫大罪葉不免為阻衆

臚列若雜出於懲討之是惡而今於處分之下其不
宜稱張之罪且亦無以自述矣明張汝討固不當
疑眩說去章卷文字亦何本審擇為辭而恠誠不放
鷓逐昔意凌故滑固其不當滿張臣與憲臣固無異
同今何強分先後恠然不思所以自列乎敢冒恠感
耻陳短章伏願亟降威罰以安賤分卷曰此事由根
葉在首蔑而已懲討方張之時既不能明知其指節
則過去控入理勢無恠以此自引豈不方之過當乎
卿亦其安心掠予聲恠之意○敵納李裕膺疏曰伏
以臣昨奉薇垣除旨未詣堂廳連為合辭之陰伏見

溥教下者以前大憲李穉淵疏語中不當之句有
削黜之命矣臣於日前猥奉館職朕隨僚之後粗效
沫飲之章而許多罪案之被討也引用憲疏之句語
不思昔意之如何惟知臚列之無餘今於處分之下
臣之不能致富之罪實無以逃何敢諉以先後之
有間晏然自揜不思所以自列乎昨值諸臺懲討方
張不敢為引避之計退伏私次悚恐轉深達宵細惶
今此陳暴伏乞亟降威罰以紀法紀有臣於清勤之
中何敢論他而恠彼秉鉞即窮凶絕恃之劇惡大慙
也云○卷曰不見相劄之批乎爾不必自引矣○

政院啓曰兩司諸臣連伏承退去之命而懲討之大
義政急沸菀之公议難遏披瀝爭執胡於湯請又敢
冒万死求對矣傳曰退去又啓曰王堂諸臣有時急
重違事來滯閣外傳曰退去又啓曰三司諸臣雖伏
承退去之命而王章之三尺未伸巨惡之一縷尚存
衷情轉激冒万死求對矣傳曰退去○臺陳玉堂并
許進○政院啓幕輟廳入直即廳李宣爽以時無職
名空番出去事甚未安本院請推之外無他可施之
罪何以爲之傳曰拿處○護軍洪學淵自列答曰卿
之自列亦涉過當矣○直閣尹致英待教金炳德聯

疏自列答曰爾等之進引亦豈不太過乎○副校理
洪翼奕自列懲討答曰向來事何甚進引尾附事處
分既下勿煩爾等已違改矣修撰沈承澤副修命錫
煥都駿容並上同答曰已論於力憲之批而爾等已
違差矣○政院啓曰大憲徐其海大該李經在執趙
完植司佐漢章申恭運朴
默敷敵李裕育持朴俊愚尹疇正趙雲卿李容佐在
李寅爽校李殷相洪翼奕副校朴承輝沈承澤修節
駿容副修
宋廷和諸臣義懲討相率叫閣未承命音旋蒙
恩進退伏私次歷日憂憤即伏奉復除方成命
國賊尚今假息與情久益憤激茲敢王伸而請冒万
死來階閣外求對矣答曰退去

十一月改院臣曰三司諾臣雖伏承退去之命而臣
逆未勘繼討如急命喜為新志憤特激更敢拚死清
對矣傳曰退去又啓曰三司諾臣達情詞未備方
寸之地又伏承退去之命情然生國抑鬱能切到逆
大慈正惡世盈戾載之而不宥神人之不共怒鬼域
之情狀尤著鯨鯢之誅雖未加憂憤彌中按位乃
不避煩勞冒万死更為清對乞答曰此人奉命豈無
斟量而卒丑云云屢被杖奪考予何以知其寃案而
此人得此報於梁楚果何如也近日敵討此不過情
而許久相持徒損事猶為罪人趙秉鉉加施圍籬

之典今此處分出於十分稱符如或更如豈死處之
之道即為退去○又啓曰三司諾臣即伏奉批旨下
若有秉鉉加施圍籬之命仍令臣等以為退去臣本
相所恃貽送鉉世盈之罪淵鑑已洞婦而當律未
施處分止於島籬仍使臣賦一縷假息古今天下寧
有是哉王章由是而莫伸與憤由是而益沸茲敢甘
犯違命之懼冒万死更為清對傳曰處分既下之後
又以此鉉極為跋扈求對三司昇罷職○副修撰
宋廷和引憲疏李務剛疏中騰傳乞被當勘下繳此句語繼討逆鉉
設鞫得情答曰已論於諸批不且進引尾附事勿煩

○禁府啓曰巨瀉島置兵人趙秉鉉加施圍籬之典
事啓下矣依例若遣都事馳到于度尚道巨瀉府死
人秉鉉前死目添書今番死目即其圍籬安置之地
敢啓者曰知道○時原任大臣肅親曰臣未伏見
昨夜傳教下者有島置死人加施圍籬之典他又有
求討三司謹罷之命臣未悟然失圖不勝憂歎之至
噫彼鉉賊之許多死犯已悉於前後聽獻不必更事
架疊而幸丑波武之論至臣能悟不可但以是將不
敬言也情節畢露衆口莫掩負犯至重万剛猛輕凡
東土血氣之倫莫不焚以膽掉誓不俱生此誠君讐

國賊而人得以誅之者也近日三司之叫閤力請者
實出於公共之憤宜循群情亟加以嚴使彼梟獍之
類喘伏斃斃之誅即王政之所當然而今此加律逐
心圍籬必有惡也如此賊若其將不加戮彼息
海島而止乎國有典刑官有是也三司殿下之耳目
而通器相續遞加推折強拂莫道之公議久危勿施
之常而足呈目未所仰望於聖明也哉夫法者天下
之公物也雖以人主之尊不得以低昂法可以低昂
則礼道無以懲畏典綱自此廢壞國家將來之憂有
不可勝言者矣違旨從堅不容泯然再致相垂欵語

伏不正降以鞠之命答曰前後批旨白侍我整悉予
意而此事之極存商量所亦庶或決之乎○副作
檄動調物跡引憲好並為愚討答曰何也進引及附
事勿好○副作接金炳薰疏引同上批同○西司大
李牧榮大德正茲概權翰掌李
海達持尹載善獻朴亦瀛合新原噫去痛
前大司憲李穰淵之罪可勝誅哉向來一跡世世打
公共之論而至若一二句終台音正則關係不輕翼
宗於時核而意之則知無少投而付且提說隱其為
實有是事若然若問二字是坐章卷問這有坐席若
而無此指的疑吃說去者抑出何意亦為教討送能

之罪案則何事無腫列之辭而以此二句乃敢捲入
若字不曉悖字不痛悖乎人臣告君之辭雖一言一
字何事雷悔何等謹而前一句則是先王所未有
之事也後一句則是人臣不敢道之語也則豈可以
論事有即字債字情前然我人李穰淵亟令王府設
鞠得情夫正典而為答曰不允趙秉鉉事已有處分
勿煩李穰淵此事予所疑惟已悉於向來傳教而處
分自有料量勿煩令啓中秉鉉事窺覘下十字抹去
業而下十四字抹去辛丑歧貳之論乃敢前諾心而
後諾口是可惡也孰不可惡也刀割手磔挫不足

伸公议食肉寝皮亦不足以其真愤也
如贼能而妖腰乱领之尚此假息者
是卦七十四字添入諺字下巨沔府圍籬島五
九字添入○副並教俞鎮五引憲
曰何七進引尾附子句於○校理沈牧永副校金
明皆如之○王堂副校沈宜免副修金命明金炳
聆劉曰臣等即伏見侍下者有怨置
羅之命号以彼乘能即安天地互万古
刀副手礎操不足以伸王孝舍肉寝皮亦不足
與情而妖腰乱领尚此假息之假望思一
朕掉三

司諸歷日叫閣命音古新厚情俞苑伏乞更加三思
巨濟島置罪人秉能設鞫正刑与意嗔日箭李穰淵
跡中教句語又何不復性也蓋彼逆能于冠万惡揪
露已盡何惠殺討之無辭而肆然掩入疑臨说去柳
獨何心乃敢若是其曰擴而遠之則先王之以未帝
有也又其甚問二字人臣之不敢道也而渠敢假
出五刑之事誣及莫以之地實得懲討敢信清張其
没心之匹測遣辭之不敬莫此為甚官不該悻官不
痛慨向日荆點之命雖出於大聖人已荒之德而以
若負犯之至重施以法罰之至輕可謂國有三

尺于輿情久沸大論方發公憤不激按抑不得發辭
相率陳獻伏於李穰淵亟令王府設鞫得情失正典
刑答曰已論批始啓勿煩○政院啓曰即者判府事
鄭元容權敦仁金道喜右相朴晦壽使錄事來言臣
本於李穰淵清鞫之啓有万々害越万々惶恚之私
是伏金吾門外恭候口誅云右相仍納命台何以爲
之敢稟傳曰知道○傳曰本事顯未已悉批日前聯
劄之批則今此奪命之舉豈不万々過當万々立憲
之外乎卽爲還第事遣史官傳諭命呂遷傳于右議
政○史官書啓判府鄭元容權敦仁金道喜右相朴

晦壽以爲臣亦批日前聯劄畧暴惶悚之私而辭無
異同臣竊窺倖維未敢更事煩瀆而五日不屏伏候
勅令則豈論峻發請覈者發之人則臣亦危蹙之情
一僥靡措惟伏奉退去之命未伏常憲之前未由移
動仍伏所恭候恭候之誅云矣敢啓啓后曰知道○
傳曰卿等若有一毫所失則撥以情志流通之義予
豈不洞言而此不過騰倚始辜於懲討方張之時其
旨意所在想未及深究則此事何關於卿等而有此
意外之之舉乎望勿相持卽爲還第事遣史官傳諭
命呂遷爲還傳○史官書啓諸大臣以爲臣亦於泥

首待勤之中又次奉恩諭非但開釋牖迷之極為鄭
重至以情志流通為教德意萬然感涕無後有罪未
勘雖其情忍奉此恩言不敢一向冒瀆拋却私義謹
當退敏而罪實自如若竟律違則豈不壞國祚而
墮典憲乎更當聯控文字仰請處分云矣敢啓傳曰
知道○傳曰副司果金元植副校理除授○有政以
徐有薰為吏議○備過司以趙薰永為廣留○傳曰
南原縣監敬在瑞興府使李胤相換○三司大憲李
諫輔正若執權辭副左俞鍾五掌李沔達持尹載善
獻朴尚璿校沈敦永俞錫煥副校沈宜冕金元植副
會明金啓曰臣於巨沔死人秉鉉之啓已有所改措

語者噫其負犯何如死惡何如無一冰玉季之可必
誅而至美李穰固情鞫事一啓再啓尚未蒙俞允之
喜公憤轉激實有可按抑不得者蓋其懲討跡中較
句語是所本憂恤也逆鉉負犯何重臆列一足辭而
肆然以先王所未嘗有之事人臣所不敢道之語疑
眩說去逆爾摻入抑將何心乃敢善是至善善形之
事全售請張之習沒心則杜其正測逆辭則誠為不
敬孰不方、駭愕方、痛惋也雖以大聖人包荒之
德尚且處分止於削黜以若死犯之至重關係之不
輕有若尋常首罰而止者則豈可口圍有常憲乎大

論莫過其情蓋沛茲敢相率陳獻二死人並設鞫正
刑卷曰已論於前批勿煩○合辭再啓曰臣亦以臣
訪死人秉鉞削黜死人李穰濶事屬陳設鞫之請尚
靳轉環之音衷情蓋激誠不勝悻貽失國也噫彼云
：卷曰勿煩○合辭三啓曰二死人設鞫云云○正
言睦仁裁李教寅疏引憲疏並為懲討卷曰此何為
追引尾附事已論於前批○時原任大臣同臣亦即
有死未勘之跡耳朕願請謹從為開釋之批再徹
晉啓反要敬示之陰偷了官諄復期蓋於死之地
臣亦感泣惶汗感聖之廉聘抑以臣亦之名吞大官而

姑息假借之狀獨可獨適更有間先後而特以寬恕
之狀不審之失既無異同則當被之律何可獨違乎
首發之人則臺論方峻而臣亦則馮恃死矣是也恬
然者以常情按官有是哉藉使臣亦自辨而自解亦
不可曰殺討方張死業遠露之時孰涉章卷上著費
者不其腫到中無悔而已然若其全昧旨意未暇審
擇之咎臣亦何而逃乎古人以一字之信而稱死死
况此明張憲討之章何亦以正而明的若乎息之存
宣不敢連事冒瀆退伏私次望望悚息竊又短劄仰
暴伏乞正降或罰云云卷曰日昨晉命之舉已是在

慮之外而蔽一言曰君臣之間情志享感則卿之
前後為引定至於我予誠反躬自省之不暇而卿
等亦惕然交勸則生細幸也哉○政院啓三司諸臣
有時急稟達事未詣閱外請對矣傳曰退去又啓曰
義急懲討更為求對矣傳曰退去○行吏判徐憲淳
疏連○親傳香舉動時大司憲李敦榮大諫韓正為
執權韓李
沈連持尹載善獻朴亦瀟校沈敦永俞錫燮副李
校沈宜冕金元植正睦仁載李敦宣竹金會明等進
前奏曰臣以臣沈元人秉鉉前魁元人李稷闕設鞫
得情事以啓以辭屢為陳清而忱誠淺薄未蒙俞音
所以與情轉益沸激者也今又相率仰願伏望亟降

處分焉上曰已悉前後批旨勿煩敦榮等曰伏承允
從之命然後可以退去上曰傳香時急退去可也還
內時敦榮等進前奏曰西元人事俄若已為仰達而
論以元犯關係莫重律以王章律理猶輕伏乞亟降
處分上曰已悉於前後批答何如是更煩敦榮等
曰殿下既已洞燭其元狀而尚靳處分臣等所以相
率仰願者也上曰該次問何如是煩敦榮等曰
義分則雖杜惶悚而急於懲討敢效古人率履之義
矣正敦榮等曰不得請則不得止亟降處分上曰俄若
已論而既啓辭退待處分可也○政院啓曰三司諸

臣俄於駕前累累沫飲之忱今伏奉退去之命愕貽
失國憂憤轉激更敢冒万死求對矣傳曰退去○政
院啓曰三司諸臣違宵叫崗未借方寸之地又承退
去之命相刃愕貽繼之以抑菟万之懲討政懲異刻
煩瀆不避懼悚至為泣對誓曰李穆開事始論如
此即國言也嘗受分美○傳曰李穆開事予案未曉
者其二句該出於有心乎無心乎有心則自啟矯誣無
心則果何指的手其愕妄之飛請張之習不可一向
曲恕削黜死人李穆開荏子島安益○院議左任百
秀右副
全蓋文同
副林差誅啓曰即伏見傳若下者有李穆開荏子島

安置之命臣未相刃愕貽繼切憂欷之至噫此罪人
向來跡中二句語逆涉妄悖累著無嚴養御之辭何
未審情而敢售疑眩之許懲討之舉在兩語嚴而莫
掩請張之習其多口指的自然矯誣之飛尤為重體
之即懲燭而大論方張鞠覈是急不惟不賜允後乃
反命酌處臣未敢吞惟允末由垂外再敢相爭仰願
伏乞聖明反汗共允三司之請若曰處分自有辨量
即為頒布○政院啓曰三司諸臣之即仰請若即請
鞠而罪人而今見院議啓辭如重有處分三及於李
穆開一人秉鉉少仍為若為之教俾此臣未所請之

論也臣亦惟不自請分不得退而請相率求對者
曰李穆潤子范有受分而此是出於十分斟量退去
政議雖再降口獄於清教之下撰致繳還之義及伏
奉批台下有白自有斟量仍命即為頒布臣亦取
首抑最不勝惶溢之至夫莫嚴者之法也難過者公
議也此罪人即犯係乞因赦三司赦討錄口造陳寔
出於公共之論則是豈可曲加寬恕遂而酌處若哉
臣亦敢奉出納義不敢但以奉承為恭存亦不冒
悚申籲伏列更加三思至當奉命奉曰已有批喉
院異於三司即速頒布○政院啓曰三司該臣之郎

言若公議也而守者常憲也二口叫閣一未移天
伏事令下批告而尤不勝惶溢之因也而罪人即犯
弟為潤鑑而思燈而命吾不尚新於臣亦之而清臣
亦轉益抑最冒死更為清對者答曰已悉於前批
而處分免下之後而亦如是煩聒乎求對三司至通
差○清曰前後三司罷職人並取用○金在臺上
洪敬漢曰不洪 聰敏曰即伏見清若以若青李穆潤
祐慎諫持卷 在子為安直之命臣亦相和情狀德之以厚新之彼
向來一跋此也於明張之義而王孫二句德之討也
捨入疑眩說去若自悔亦博要之糾莫掩衛張之習

矣三司諸臣浮口叫閹言教誘勸而乃殿而不賜允
從遂加酌變言大至人包荒之迹自不勝欽仰方之
而以多罪犯交分主於盜盜分其於王章之莫伸公
以之莫過何哉臣亦我奉按法我在執藝成命之下
未由舉劾伏願聖垂及汗之喜於九鞠嚴之清言若
曰王府子性為舉紅而已不若此是奉執言口纂輯
履啓曰校正堂上有頌之代以左贊金與根工判朴
永元差下事時曰允○禁府啓曰刑點罪人李穆閱
金羅道靈光郡管子憲世直而以承傳內辭立具犯
目依例為直都事自高向地執投仍令押送配即何

如傳曰允○傳曰明年即我大王大妃殿恰臨六旬
王大妃殿望五旬之慶年也予小子款款於禱之忱
容有極哉格聖德於玉曆祝室於玉璫觴而亦我家
已行之典禮政合援用於今日而况我純宗大王之盛
我契宗大王之盛遠大乎此如天地之厚環東土德業
養生王百世有不能忘者而尚未有為揮闡揚之至
予小子攀慕庶極之情在堂如何今尚亞歲金節招
見大臣及禮堂以此大典下問則全議詢同一辭稱
慶亦已稟于西忘殿矣純宗大王進上為禱大王大
妃殿加上為禱契宗大王進上為禱大王大妃殿加上

晉都監合役舉行○傳曰上拜望日嘗進饌于大
王大妃殿矣○傳曰司甕提調金蘭繕工提調尹致
相換掌樂提調洪敬視象提調趙秉相換○傳曰上
設徐憲淳左奉金興根行知申金炳集行設趙秉駿
右尹尹定鉉行大成尹致秀進饌即堂上差下直閣
尹致英副果李奎憲鄭憲宥戶正洪鏡序前牧使徐
承淳前府使金益淳即歷下○有政以趙寅永為
上拜都監都提調徐左輔禮趙斗淳朴永元班為
提調金炳薰都提調為都廳○纂輯廳啓曰依辛丑
例副司果沈承澤朴承輝校口即廳差下何如傳曰

允○副提學前經入之南秉哲落點○忠監金洙根
疏曰伏以臣即伏見傳旨司行會以高道臣趙雲澈
領洛論事行查有命高固昔以第詮數條陳虛案之
不暇而高伏念交承之我古人或比之兄弟故高及
如臣似值者其皆後世引辭是清躬忠厚之凡忠何
事而高也何可道也冒嘗不思所以自愛之道乎
茲敢陳短孝云云答曰此北朔有之事即為舉也○
宣廟純宗大王進上尊拜望體聖凝命欽光錫慶大
王大妃殿加上尊拜望隆禧尊宗大王進上尊拜望
體元贊化錫極定命王大妃殿加上尊拜望獻聖○

政院啓曰三月長官

大憲李景在大諫命
章煥副學南東招

有時急稟

達事未治閱外請對等傳曰退去○傳曰三月長官

立許進○正言前望洪淳稔添書落點○傳曰原任

待教洪淳稔檢校望下○右相朴晦辭對等曰予

之不以檢卿若豈有私於卿而然哉一則為國事也

二則為國事也第屢息若足切至終始相持反非祿

遇之道而辭職故之位今此勉副望卿勿以釋身自

安隨事及隱進輔予不違用進古人是退亦憂之義

○傳曰判府事權敦仁後相相職○政院啓曰諫院

諸臣正言李煥
洪淳稔有時急稟達事未治閱外請對等傳

曰退去○又啓曰諫院諸臣以為兩罪人必犯何如

而王章未伸其情益苑微忖義急不避嫌疑敢更

為請對等傳曰退去○正言李煥引憲疏答曰已

洽於諸批不必追引○政院啓曰兩司諸臣大憲洪
李煥

諫金種根正言
洪淳稔有時急稟達事未治閱外傳曰退去

又啓曰更為求對傳曰退去○傳曰卿之釋負外間

周歲有餘于茲矣以卿歸國倦之誠得不有江湖

扁扁之憂乎國計民生之日就泮澳時常務綱之日

以撓款此固尤一朝夕之事而予雖召進而仰

或求助於輔弼之地者當如何也况席次曠扁務

積滯今茲後拜之賢於夢卜捨而伊非卿勿付辭英
即起以造躬以副予側席之思事遣史官持諭于領
議政○政院啓兩司諸臣詣闕請退傳曰退去○又
啓曰司諫金圭瑞闕外求對傳曰退去○又啓曰兩
司諸臣冒万死乎為求對傳曰退去○傳曰求對三
司並許進○史官書啓領議政權敦仁以為臣水病
伏冰微之中忽伏奉千萬意之所不及之命驚險震
駭歷數日而回知自措即又伏承刑誥下若十行恩
言敦勉留至且惶且懼直躬鑽地而不可得也臣之
積年負疚今至無可奈何之狀在明之所洞燭者故

昨秋恩諒專出於愛欲生之至仁至慈也臣至今舍
戴陔結為期願臣之病比昨秋之所不強而謂今日
可強則甚可乎臣已老矣其病之歲益癘癘乃謂勢
之所所必然以此益癘益癘之疾又責莫重莫大之
務是固行不得而推不去臣無容贊辭而第臣之所
仰望於殿下者殿下之所慈愛於臣者即惟曰終始
生成而已今茲之舉非但大有欠於誠察之政送前
好生之至意乃反權輿之不承臣安得無憾於天地
也病思飛越不能俟陳伏乞亟收成命改卜賢庶無
至公私大誤焉云矣 敢啓○傳曰注書金有淵陞六

○全左御史李教英右御史俞致崇入奏○傳曰日
昨敦諭以汝倍勤臨軒之所附奏之來甚失所圖予
之前後倚畀眷寄於卿者以卿忠愛之誠毅確之操
澹然之重厚績庸之茂著悞有所字感而然也君臣
之間貴相知心卿若諒予復授之至意則撥諸匪躬
之義宜存駕屨之戒而一切以慎節為辭此固非不
奉念卧閣將擬自當漸次康復而鼎席之一空時日
為向仰共念及於此必思所以幡然之道焉事遣史
官傳諭于領叡政○史官書啓領叡政權敦仁以為
臣於日昨附奏惶惶懇苦之私伏冀天心回悟不俟

終日即又史官臨宣聖諭不惟不賜諒斥綏之百有
餘言期待之重勉飭之切深益隆執不啻過前且是
何人敢煩恩礼若之之曠絕也臣若有一病或可強
力或可冒則乃臣宿研之地况今盛注至此恩言同
枉臣也敢費辭歸讓不思一分報效之道而病与年
深已分瘵廢雖行顛仆承肩不其勢由也命之窮
矣亦將奈何現於燕灼熏勞之際咽喉刺痛挾感若
欲貼身床茲厭之歎殊寔死以暴恣哀息謹出日間
收召神思冒入文字仰請处分云矣敢啓○傳曰掌
案王活全在清溪城王河徐相與進僅即廳差下○

司諫朴長樂路曰嘻噫痛兮亂遂何代無之而豈有
如巨沓飛人秉鉉之至亟至惜者乎其無蔽不敬之
習罄竹難書必賢民之死權矣邪枝千妖万忌咸
萃一身西觀律帝吳載難宥大僚之駭劇峻者三司
之散討轉激伏惟敘下俯燭無得尚何斯一命之音
卦之於荏子焉和入李穰淵耗以討遂一二句謬疑
眩區測自和因故之科究厥心腸冲杜娘者德伎兩
和人之負犯何如罔係何如國人皆曰可殺則尚今
假息於海盜之間者也但王季之末伸案欠札斯之
廓擇伏死克能生道致人之化亟允拿鞠之清心博

神人之憤伏念臣歷事三朝未效涓埃之報年迫八
耄任事癡癩之質性在丁酉冬作承納之特除道
值雷暴求言之倉卒之教語粗效受是之愧核被秉
鉉之反置疑怒交加繼登賓送傳盈失措又被大僚
之請罷臣於是痛心慚慙杜門蟄伏今已十一年于
茲矣千萬不自意臣詎料除息下於夢寐之外臣手
擊犀誥闔門感泣今於迷制之得重入階門晚近耿
光星北至列大榮而其於情病俱苦何哉見今求討
方張急討是急莫效古人棄疾之義吾切前日僨語
之愧今另請以年久職名稍殊揚之冒看人將為何

以此情跡何敢一日冒居於此乎力瘁搆辜猥微
崇巖云云卷曰總討事已有涉批年首事不必提提
決有實病本賦許進○領議政權敦仁上疏卷曰所
以病重為不辭了古人受國有過於身者以愛入
為難進則中書二十四考何嘗見非於前使乎况卿
之下者旋射由予信任之不專而今女以究之卿之
年來情益其視今日國事之受病亦不長公私淺深
之別卿宜有愛之言至於此卿其矜然而契克祚敷
心之論以副加款之情事速使官傳諭于欽又改行
与偕來○傳曰注蔭為之○注書俞德五俞致崇俞錫煥蔭尹

禹錫朴昇南韓敬源洪鍾雲閔汝序權應燮○傳曰
檢閱金炳雲陞六○傳曰柑製后首幻學李徽宰直
赴殿試○檢閱洪祐命執館規疏卷曰爾之陞六
十二月○傳曰以諭以批不膏申後而隨我隨之旬
日已更武考祀運之有未盡情志之有未字而然欽
予体自者之不暇而維以卿望人之許言之既灼知
其相移首却不得則有此相持致令民國之務日曠
一日是豈即淫於老成宿德之地者乎擬行之切茲
又奉如卿共涼之事今偕來使官平為傳諭于欽
改○史官書啓欽改權敦仁以為臣於日昨滙血

陳籲今又伏奉別諭諄復表之以量入之不可而脚
勉之以重務之不可久曠側席之念溢於辭表臣於
昏墊之中仰感俯林益不自措躬之所也殿下誠思
臣受恩同極深至此：乃臣宿研之地為其病情
與事勢有一分可以撐柱軀殼策勵奔走不倚異者
若是深垂恩矜乞容曠絕臣何故：自返也後以歸
讓以坐安託命至此哉臣亦有甚不得已也已瘧之
疾及望後此莫大之位不宜虛糜若曰一除之後更
不得推移前却乃臣恐為是理也况臣以一縷之殘
力可於殿下而不知止者即殿下而口已施之澤新

然無終始之典也臣今病情添絕神爽顛錯日前乘
懇暴恚無餘而情窮勢迫困極無所更當日間收拾
病思冒控必呼之私仰乞至慈之恩而史官之陋地
相守尤不勝惶問伏望即為命召還焉○傳曰今番
注薦亦甚可駭有罪名權在者亦入其中豈有如此
事跡乎該薦同致庫勿施薦主俞錫施以造削之典
○傳曰前檢閱洪祐命金炳雲並別並差下○傳曰
翰園為之○吏曹口傳別兼春秋單李燾○領議政
權敦仁上疏答曰卿之遠也耶重不款為儘力撥券
予則曰此但慎節致爾其於民憂國死於危可做

知而然耳惟其若是之岌也故望卿而待卿者亦
若是之切也苟如此者前秋勉副出於朕念之
不豈欲以此復煩於一省之項乎譬如良望副手不
容久間在其人地而不勞而勞則有之而彼者廢故
耳國不可一以無相而今况閱月惟歲百務又非常
時可比卿其深惟意念更勿辭美不日懽然以幸時
詔仍倚口此批後遂承旨傳諭于飲政仍為俗來
○翰林會園別筆春秋李燾尹禹錫閔汝序趙世興
朴昇壽金德根金炳德○左副承旨李埈書洛領漢
政權敦仁以為臣再陳血怨而批旨去善隆重而四

奉別論而教飭則一向勤至未嘗不指臣病實諫臣
雖強而空許之念期不致左右臣若有毫分可裨
於國事則臣死至愚是尚期之也孤恩巧避之是狀
小人而前既屢試而萬效今仍力疲而足奈所以甘
犯方合不敢為表勸之休也第念平事呼籲分天龍
愈趨一向惟便之分義是味與其生煩恩孔無字而
是苦怨况今伏承前席多儀之下教故不冒傳方寸
仰乞處分而宥若瓜眩挾感深到如此自力之望謹
當調以表日扶昇登送而直侍之臣屢以相守極為
悚同伏乞即賜召還以安殘分○傳口聞欽相不日

造朝云为国事万幸借来承旨送入心安大臣之心
○宿對入侍時知申金鈔集海軍趙秉駿大司成尹
致秀尙堂差下海軍金學性有司堂上差下事楊旨
定奪○尙是司薦望以金健為統制使○政院劄曰
兩司諸臣大憲李魯秉大諫尹繼執申佐漢司孫李
廩相掌金世均林翹曾封金日秀金玉龜
缺生正李 六時亦重進子諸閱求書請曰退去
○傳曰明年慶祀即千一之會也雖有上祥与福觴
之采若不於元節先行告布則其轉世豈以何統
心此事詢及大臣而大臣之說亦不為不可則豈可
以已例有差有所恐且謹言於月正元日就上表裡

致詞受文于兩憲殿為告布之節令海軍使何磨錄
各道方物置之三進等文奉令付○政院又劄曰兩
司札書傳曰退而傳應可也○又劄曰兩司伏奉傳
旨可也之命乃之抑罷更為求書請曰求書与傳應
其輕重豈可如此相持於此致於年所進退去○
又劄曰兩司拏犯平為求書傳曰屢次飭教期不務
勝此果坑跡乎臣分年即進退去○大諫尹繼未奉
伏閱自引疏例批○政院劄曰兩司伏奉批若請義
截嚴惶陳震越長地身安其罪有未敢辭若又冒萬
死求書傳曰退去甚願以修処分○傳曰若後處

分既有補停庶有知予本意而臺諫如是煩聒欲致
鎮安者反非所以止息之道趙秉鉉施以加棘之典
李穰淵施以圍籬之典在臺諫可謂伸其請矣此後
毋敢更煩即為退去○政院啓曰兩司諸臣冒悚更
籲伏承批即退臺廳恭俟处分伏見傳教下者有巨
汚之入鉉加棘之島罪人李穰淵圍籬之命繼
有在臺諫可謂伸其請矣此後毋敢更煩即為退去
之教臣等相顧愕眙以失圖噫彼兩罪人之負犯
于係即神人之所共憤庶載之所難容則止於加棘
止於圍籬有未足以伸王章而洩輿情茲敢不避煩

瀆冒死更為求對矣傳曰陛下處分為始閣曲盡無
餘而猶復煩聒將欲角勝而後已乎退去傳啓可也
○政院啓曰兩司諸臣承退去傳啓之教衷情益
激轉益向荒茲敢冒死更為求對傳曰求對啓辭之
引入入飭教令不又此捧入是何事也此啓辭
還給捧納承旨林肯罷職○親傳香入侍時執義申
佐模掌金在均林翊曾持等進前奏曰臣未冒忝始
賊義意懲討多日叫閣今始得借駕前方寸之地是
誠臣等得請之會也伏願夫賜允從亟降处分在應
曰今日懲討即舉國公共之論也昨日雖下处分而

彼西元人負犯豈可以加棘圍籬而止乎伏願聖降
處分上曰昨既有處分今且求對与侍陪均是懲討
則傳陪可也一向煩聒何也佐護曰昨日雖伏承處
分之教而西元人負犯不可晏刻密貸再放相率仰
願上曰此果公憤乎屢下嚴飭一向相持豈有如此
爭持也墨內時佐護亦曰俄於駕前略暴沫飲之
忱而西元人負犯亦已悔鑑之而河婦若也尚今假
息王章未伸臣亦所以冒死爭執期於得法者也伏
願淵然三思夫賜允喻焉在應曰秉鑑之負犯許多

李穰淵之干係非輕不可以昨日處分而止幾日叫
閣今幸得方寸之地而竟未蒙允許臣亦未之抑苑
常如何哉惟願更賜處分上曰昨下處分由為坊園
之地則一向煩聒是果公憤乎文具乎臣分典事體
批旨至有在臺閣可謂伸其謂無故更煩之教奉讀
再三乃味惶而第念國无三尺則已既有之則鞫
覈得情斷不可已也在應曰近承嚴教轉益悚惶而
以善負犯止於加棘圍籬則何可伸王章而洩其憤
乎只願廓揮札斷聖賜允後上曰傳旨亦懲討也有

何輕重之別乎佐謨曰求對與傳啓之無甚輕重果
如聖教而緩急之別迫然有異既有緩急則輕重亦
隨焉而今日求對有進無退不得請則不知止也在
應曰傳啓與求對之輕重雖不甚殊而若論其緩急
則求對為急傳啓為緩所以屢承嚴教不敢奉承
元有緩急云則何不曰啓並
求對而獨以此爭執乎佐謨曰懲討則一也目下
事與過去事有異豈可以曰啓混同傳啓乎上曰懲
討雖是臺閣之責而專以角勝為主此何臣分此何
道理也傳啓為之可也佐謨曰臣等雖愚迷粗具彘

性嚴命之下何敢更事瀆撓而君讐國賊期於必討
不容少緩此亦臣分也道理也官被笞罰不敢退轉
一步矣上曰若使之停啓則無恠乎若是爭持而雖
以傳啓為之亦豈無處分之道乎以傳啓為之之前
地駐聲玉旆勞動下情誠万
上曰迫而懲討是急雖重被笞罰萬難承命其在
曰臣亦彘性中物豈不知冷地勞動之為万之向迫
而今此懲討決不可少緩惟願止降處分而臣未違
命之罪乞被笞罰而已矣上曰以懲討為急不以
還官為急臣分固如是乎傳啓為之可也在是曰古

語曰匹夫之志難奪聖教雖極截嚴不可以傳啓焉
之美上曰使予觸冒風寒致煩致在者豈臣子之
道理乎在臣曰惟願正降身罰而已佐僕曰乞被錢
四兩之外無他可達之辭矣上曰臺外減寒心可謂掃
地無餘矣○兩司同座聯疏曰臣未冒奉法敢義急懲
言有三中閣歷公幸於今朝得借言方寸之
地累累沐飲之愧而嚴教屢下責治倘至臣亦惟陳
震越因知彼措直不鑽地而不可得也及伏奉札對
啓辭掉納承旨竊取之命尤不勝惶感之至憶彼兩
死人之負犯干係即神人之所共誅深載之所不宥

昨日處分之止於加林園雖有未足以伸多辜而陳
惠慎臣未之有進元退可味仰德者豈可已而不
已也哉臣未維甚滿若其官則甚閑也其事則嚴討
也事循效忠能多愧於万人止聲受言竊有誼於盛
言或辭拙一能言家允命並與求對而務但細
從踴躍如窮民故以此情惓何敢一刻晏然於臺次
乎伏乞平降身罰云云言懇討自懲討義分自義
分昨口處分既示優待之意而今躬傷後反為力抗
之求君洞臣分官宥此是而求自量為之○以臺諫
牌不進後拒考傳若傳口至為牌抗如有剋牌句為

呼誼○政院啓曰執義申佐漢掌令金世均林羽曾
持牙金乃秀敵納趙在左傷教之下謂以情悰惟盛
奉牌闕外不即承看事跡所在誦極未安至推考何
如傳口允仍以舊牌更爲嚴傷○兩司令啓中秉鉉
事於道下已足二字改措該窺視下一字抹去已足
二字
豈可下但以加棘而止而已七字添入清臣海府下
加棘二字添入李穰國事痛楚四字抹去空貨下十
三字抹去重罪自贖於清任恃習莫掩於清張十四
字添入羣情所以下歷屬日三字以念久二字改措

語引涕者也下以若干係定可圍竅而止乎十一字
添入清字下初熟二字抹去存子過國議安置七字
添入○大諫尹稷疏引不得承牌答曰懲討事已清
於前批勿煩案病也如此卡取許遜○吏曹前望恭
然興國致厚○估是司以趙秉駿爲南留○以掖隸
院隸南閩事刑曹啓查傳曰以院隸掖隸南閩子前
後処分何事申嚴而曾未或何後踵前習禁門咫尺
肆行縛打大闕紀綱守不寒心首犯之院隸三漢並
出付訓局嚴棍三十度後移送秋曹嚴刑一次壹地

充軍三漢自卿曹分輕重懲厲放送以振隸言之藉
曰被打為及所失南從何生不有傷教全及謹畏其
在官府一解之義不可不嚴處二漢令們將嚴棍二
十度放送四漢亦令卿曹管巨勒放因此而又有提
傷若眾黨政人自有法禁而印畫開閣視若平常不
如有聚徒相圖之事常施加倍之律不即覺察禁制
之官亦亦當嚴勅以此付於政院振廷署法司捕
廳可也○以徐憲淳為吏判○侍日都政歲前磨勘
七叶○知申希望尹致秀為點○侍日都政明日為

之九叶○應教希望金世均添書為點○備為司
曰龜城府使李容純今已滿箇矣後免自再明年水
實心後若經洪初不申之也朝宗初恤國七特優而
該守彈心撫字控處得一二數年之向流離之是集為
日三本女可謂和父以折今當在逃也但民情之惜
去未成完局之若若又付生手則難保其及九何一
置之之款乎龜城府使李容純限一正特為何任保
素終始中教何如侍日允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a rectangular border and faint horizontal lines.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a rectangular border and faint horizontal lines.

